# 《龍神》黃易

《二○一六年十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目录

[《龍神》黃易 1](#_Toc74149924)

[第一章 黃帝蚩尤 2](#_Toc74149925)

[第二章 武則天 4](#_Toc74149926)

[第三章 魔刀 7](#_Toc74149927)

[第四章 龍神 9](#_Toc74149928)

[第五章 群魔亂舞 15](#_Toc74149929)

[第六章 世紀末大豪賭 21](#_Toc74149930)

[第七章 護花使者 29](#_Toc74149931)

[第八章 武則天復活 34](#_Toc74149932)

[第九章 遠赴西藏 40](#_Toc74149933)

[第十章 通世灌頂大法 45](#_Toc74149934)

[第十一章 正邪對決 52](#_Toc74149935)

# 第一章 黃帝蚩尤

公元前某一遠古被遺忘了的年分裏。

一望無際的古戰場上陰風怒號，暴雨狂飆，日月無光，也分不清楚是晝還是夜。

戰爭到了最後階段，可以流的血已流盡。

在戰場的核心處，向著不同方向五匹神駿之極的戰馬，不斷跳起前蹄，仰天嘶叫，坐在這五匹戰馬上的五位將軍，全身裹在銅光閃閃的甲冑裏，威武萬狀。他們拼命用鞭子抽在馬股上，催迫與自己在戰爭中血肉相連的愛馬，向前方奔去。

每匹馬上都繫著一條粗及兒臂的索子，索子另一端緊綁在地上掙扎體型獰猛戰士的頭和四肢上。

五馬分屍！

這戰士渾體甲冑，體長十呎過外，四肢像樹幹般粗壯，兩眼凶光四射，就像天上的閃電，來到了眼內。

他的右手仍緊握著一把長達六呎，血芒爍動的重刀，使人可以想像出他被制服前，在戰場上縱橫不敗，殺得敵人血肉橫飛的可怖情景。

他口中發出令人心顫膽寒的怒吼，每一吼叫，他都運力掙扎，縛在他四肢和頸項的粗索立時蹬得筆直，健馬被拉扯得倒退回來，儘管將軍們把馬股抽出一道道血痕，健馬仍沒法向前多踏出半步，把他扯裂。

四周圍了一圈圈密麻麻的戰士，他們瘋狂地吶喊著：「蚩尤必死，黃帝必勝。」

吶喊聲震動著整個古戰場。

便若一場永遠不完的惡夢。

一個身形雄偉的戰士，靜靜地高踞馬上，冷冷地以君臨天下的丰姿，俯視這死敵蚩尤的末日。

他的馬裝華美，頭盔是龍的形相，氣勢迫人，使人感到他尊貴的身分。

地上的蚩尤忽地轟雷般暴喝一聲，地動山搖，圍著的戰士受其氣勢所懾，一齊向後退去，露出更大片的空地。

只有那冷靜尊貴的騎士崇山般動也不動，不過眼中射出了森冷的寒芒。

蚩尤運力一收四肢。

五匹健馬竟給拉得倒退回來，縱管將軍狂喝，健馬怒嘶，依然不能改變。

這情景驚天地泣鬼神，蚩尤身上百多個傷口一齊湧出鮮血，但他仍像一個永遠殺不死的惡魔。

一聲長嘯，龍吟般響自那冷靜自若的尊貴戰士，只見他離馬躍上半空，手上多了支金銀閃爍的長矛。

蚩尤眼中射出火焰般的仇恨，狂嘶一聲，四肢緊收，右手的長劍移往胸前，五匹健馬給他扯得口吐白沫，以他為中心退回來，像一朵五瓣的鮮花收縮起來。

天空裂開，一道電光猛劈下來，激芒在持矛下刺的尊貴戰士上空以樹根狀暴爆開來。

尊貴騎士狂喝一聲，長矛筆直插下，就在蚩尤的劍快移近心臟前一剎那，風雷掣電般破入蚩尤的胸甲，貫穿了他的心臟。

蚩尤驚天動地慘叫起來，四肢一鬆，登時五匹健馬奔出，把索扯直，粗索「吱吱」作響，但仍不能生裂蚩尤的身體。

「轟！」一聲，適才閃電的激雷聲這才響起，掩蓋了眾戰士的歡呼。

尊貴騎士腳踏蚩尤，抽出佩劍，高舉空中誓言道：「本黃帝以諸天眾神正義之名，賜蚩尤你五馬分屍極刑。」

手中劍一劈而下，正中蚩尤頭頂，巨頭立時滾開。

蚩尤的頭立時被馬兒拉得迅速遠去，在地上拖出一道長長血痕。

「蓬」！

血雨漫天。

蚩尤肢體分裂，殘體分成五截，四肢被其他四匹健馬拖往四個不同方向，胸腹仍給長矛緊釘地上，重刀彈上半空，回插地下。

戰場的戰士潮水般裂開五道長長的缺口，讓拖著蚩尤殘體的駿馬經過。

黃帝看著遠去的駿馬，舉劍呼道：「將蚩尤的身體拖往天之崖、海之角，我黃帝以龍的名字作誓，爾將永不能復合，永不能回來。」

蚩尤的巨大頭顱已被拖曳出一哩之外，黃帝立誓時，緊閉的眼目忽地一齊睜開，獰笑喊道：「龍神！我一定會回來。」

眼目再閉，這才真正死去。

餘音仍響徹四方，傳遍整個古戰場。

# 第二章 武則天

一九九九年九月。

紐約。

曼哈頓名列世界第三大的大都會博物館東翼東方館，正舉行著有史以來最受觸目的大展。

「武則天乾陵出土文物世界巡迴大展」

展品裏當然不乏稀世奇珍，但吸引了全世界的焦點卻在展出的武則天遺體。

她美艷如生，一點腐朽的現像也沒有。

三個月展期所有入場券均已售罄。向隅者只可望門興嘆。

為了應付數以百萬計的入場者，主辦當局採取了分時入場的措施，每小時清場一次，讓新的參觀者進場。

這天到了最後一場，五千多人帶著興奮的心情，魚貫進入展場。

一名全身筆挺禮服的黑人，戴著遮了半邊臉孔的遮陽鏡，雜在人堆裏，步進展場。

他惹人注目的地方，不但在他華美的衣服，高削的運動家體型，充滿力量的紮實肌肉，更在於他的臉容透出一種森冷無情的感覺，與其他臉露對展品無限讚賞的參觀者，生出極不協調的對比。

這豹子般的黑人顯然對儀容極為講究，每一條頭髮都位於應處的位置，當他來到一個以珍貴綠玉雕成的「紋龍高足杯」前時，眼中射出兩道寒芒，盯著杯身張牙舞爪的蒼龍冷哼一聲。

他身旁一個老人奇怪地望他一眼，道：「你不喜歡這東西嗎？」

黑人目不斜視，一字一字冷冷道：「我不喜歡龍。」語音中帶著深刻的恨意。

老人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走了開去，轉到另一個展覽櫃前。

黑人溜目四顧，在密麻麻的參觀者裏靈活移步往另一個相連的場館裏，看了看，又走往另一個場館。似乎對展品一點興趣也沒有。

到了最後一個場館，黑人目光一動，像獵人找到了獵物。

超過三百人聚在場館中心一個長十八呎高十呎的大玻璃櫃前，完全遮擋了視線，使較外圍的人一點也看不到那展品。

黑人奇怪地沒有擠進圍觀的人群裏，徑自來到另一個角落。他伸手一按牆壁，一塊火柴盒大小的東西黏貼在牆，那盒子和牆壁是同樣的顏色，不細看絕難察覺，他在那角落打了幾個轉，將另三個盒子也以同樣手法黏貼牆上。

每一個人都沉醉在中國唐朝文物的風情裏，沒有留心到他異常的動作，他行動時又老練地藉人群阻擋了警衛的視線，神不知鬼不覺完成了他的佈置。

黑人開始往聚滿了人的大玻璃櫃擠去。

一位掛有名牌的俏麗金髮女郎正在介紹這最觸目的展品，是博物館的職員。

美女檀口微張，柔和有教養地道：「在各位眼前這玻璃櫃內，靜靜躲在石棺內的，就是中國的唯一女皇帝武則天了。」

一位女士讚嘆道：「噢！真是不可思議，她竟然這樣年青美麗，皮膚看去比真人更有彈力。」

黑人怪客比眾人中最高的都高出半個頭，擠前幾步後，眼光直接盯在武則天的遺體上。

武則天全身裹在金箔綴成的盛裝裏，頭戴華冠，一對鳳眼雖緊閤起來，仍使人感到斜插入雲的絕代風華，張開時一定是神采懾人。

金髮美女道：「這是現在全世界考古學者和科學家研究的課題，根據歷史，武則天死時是七十一歲，但現在怎樣看也只有三十來歲，這異事到現在還沒有人能有合理解釋。」

眾人議論紛紛，要知屍體保存完整不壞，有若生人，已是天下奇聞，假設死後千多年居然屍體青春了四十多年，那就更聳人聽聞了。

一名男子輕聲道：「聽說古墓曾被武則天下了毒咒，墓一破便會大禍臨頭。」

金髮美女笑道：「假設是這樣，兩年前破墓入內那隊考古學家，早遭凶禍了，可是他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是活得好好地名利雙收，可知這只是古代的迷信。」

一聲冷哼來自人群裏，金髮美女愕然望去，恰好與黑人怪客那森冷和缺乏人類感情的目光接觸，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垂下目光，一時忘了說話。

這時清脆的鈴聲響起，牆角的擴音器傳來男聲禮貌地道：「時間已到，各位來賓請離場。」

全副武裝的警衛從不同的門戶擁進來，勸導依依不捨的人離去。

黑人來到武則天躺在石棺的遺體前，眼中爆閃著奇異的光芒，好像他和展覽櫃內死去了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叱咤一時的女皇帝，有種奇異的關係。

適才的金髮美女正要步離場館，回頭一看，見到黑人怪客，心中一動，向附近的警衛道：「請那位先生離開吧！」這才去了。

警衛點頭，向黑人怪客走過去。

警衛來到他身旁道：「先生，時間到了，請離去吧！」

黑人怪客聽若不聞，徑自伸手往後袋插入。

警衛心中一懍，後退小半步，手已搭在腰槍柄上，那知黑人怪客掏出來的只是一把梳，借著展覽櫃的輕微反映，梳起頭來，黑人怪客持梳的左手中指戴了一粒巨型的鑽石戒指，看來最少有十卡重。警衛留心一看，只見他身上由袖口鈕、鈕扣、胸飾，無不鑲了鑽石，這黑人對鑽石一定有特殊癖好。

假若這些鑽石全是真的，只是眼看到便值數百萬美元了。

其他入場的人已全部撤離，偌大的場館除了十多個警衛外便只有黑人怪客在對櫃梳頭。警衛們並不擔心，他們來自全美最著名的保安公司，訓練有素，能應付任何場面，何況現在只是對付一個人。

擴音器的男聲道：「警衛請肯定沒有人留下，所有閘門將於十五分鐘後關閉，保安系統於十六分鐘後開啟。」

黑人怪客身旁的警衛不耐煩地道：「先生！請立即離去。」

其他的警衛圍了上來，神色不善。

原先的警衛一手往黑人怪客的肩膊搭來，手指離他尚有數吋，黑人怪客驀地冷哼一聲，側身一肘猛撞在警衛的肋骨上，登時傳來骨折的聲音，警衛已是個近二百磅重的大塊頭，可是黑人怪客一肘之力，竟把他撞得斷線風箏般飛開去，另一個警衛想扶著他，豈知一扶之下始知其力如山洪爆發，立時兩人同作滾地葫蘆。

其他警衛臉色大變，紛紛掏出手槍警棍。

黑人怪客臉上現出詭異的神色，望向腕錶，同時伸手按在調校的鈕上。

「轟」！「轟」！

天搖地動，碎石橫飛。

整個場館瀰漫著煙塵灰屑，夾雜著被亂石擊傷的警衛的呻吟聲。

塵屑稍斂，剛才黑人怪客放置了四個火柴盒大小物體的牆壁，破了一個十多呎見方的大洞，那些火柴盒子顯然是烈性炸藥，而且是最強力的一種。

黑人怪客任由碎石打在身上，一點也不覺得疼痛，亦沒有流下半滴血。

十多警衛無一倖免，紛被碎石擊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他們這時已知不妙，掙扎爬起身來。在漫天塵屑裏，響起一種奇異的聲音，好像電子儀器發出的「嘟！嘟！」聲。

一個警衛叫道：「他在那裏。」

塵屑裏黑人怪客卓然而立，一點不擔心被人捉拿。

奇異的怪響從破開的洞外傳來，迅速擴大，當眾人還未想清楚這是甚麼一回事時，「轟」！另一聲大震，一架重型貨車從洞中穿入，把牆壁的缺口撞得更大了。

貨車把一切擋在前的展覽櫃、石頭、警衛無情地撞開，一直駛到場館的中心，在黑人怪客前倏然而止，就像是由黑人召喚來的一條聽話的狗。黑人怪客手上拿著個比煙盒長一點的遙控器。

四面八方都響起人聲和腳步聲，顯示所有警衛都趕來這出事的地點。

黑人身子一動，鬼魅般閃到貨車旁，在車底一拉，竟然抽出了一挺重火力的機關槍來。

持槍的警衛蜂湧而至。

一股濃濃的白煙從車尾噴出，迅速瀰漫整個場館的空間。

警衛吸入白煙，立時淚水直流，嗆咳不止。

濃煙中機槍聲轟然震響，警衛們血肉橫飛，紛紛逃命，一時再沒有人敢冒險闖進。

黑人怪客掉轉槍頭，向保護武則天的大展覽櫃瘋狂掃射。

玻璃沙石般碎下。

黑人怪客踏進櫃裏，一手探進石棺內，攔腰將武則天抱起，就在他指尖接觸到武則天身體的一剎那，忽地全身一震，臉色大變。

一個強大的聲音似乎在現實中狂喊，又像來自他心靈的至深處。

那聲音狂呼道：「我一定會再回來。」跟著是千馬奔騰、萬人吶喊的廝殺聲。

黑人怪客手一鬆，武則天跌回棺內。

這時武則天秀目眼簾動了一動，可是黑人怪客太震動了，沒有注意到。

黑人怪客再要留神細聽，呼喊聲逐漸減弱，代之而起是梵音禪唱，寺院鐘聲，一幅強烈的圖像浮現在他腦海，那是高山上一座巍峨雄偉的寺院，他就像在半空中向這寺院俯瞰，景象逐漸淡出，聲音愈來愈遙遠，一個影子掠過，似乎是一把長得怕人，光芒萬道的刀。

「砰」！「砰」！

槍聲把他從幻音幻象中硬生生扯回來，連忙回身一輪掃射，把試圖闖進來的敵人迫退，一把抱起屍身，搭在肩上，走到車尾處，他雖然沒有戴防毒面具，但那使警衛嗆咳不已的催淚氣體，對他一點影響也沒有。

破洞外傳來警車的警笛聲，擴音器響聲道：「你已被我們包圍了，立即拋下武器，將手放在頭上……」

黑人怪客拿出遙控器，手指按動，貨車尾門打開，一道鋼板斜伸向地，直到碰上地面才停下來，發出「隆」的一聲。

黑人怪客肩托著武則天的屍身，步進車尾廂內，不一會機器聲響起，一架鮮紅的跑車從車廂駛下鋼板，風馳電掣般穿越破開的牆洞，來到馬路上，拐了一個彎，向右方駛去。

路的兩邊均攔滿了警車，數十名警員嚴陣以待。

但卻沒有人想到現在面對的是輛超時代的跑車。令人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車頭兩旁的車頭燈裂了開來，兩支火箭炮射出，正中攔路的兩輛警車，車子玩具般彈起，化成火屑散落四方。

「蓬！」一聲跑車衝越封鎖線，揚長而去，攔路的警車給撞得橫七豎八，狼狽不堪。

# 第三章 魔刀

龐大的地下神廟裏，氣氛莊嚴肅穆。

神廟正中安了一個高達十呎雙跏趺坐的大日如來佛，脊直肩張，兩手垂下盤抱，掌心間有一個大水晶罩子，平放在一個二呎高的石座上，水晶在四周燭光掩映下，流動著眩人眼目的異采。

水晶罩石座上有一個青銅的架子，架上放著一把長若六呎的厚背刀，造型高古樸拙，刀柄鑄了一頭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怪物，頂生兩角，猙獰可怖，赫然是當日蚩尤用的兵器。

魔刀並不是安靜的，它在水晶罩內不斷顫動，發出叮叮咚咚與劍架碰撞時的聲音。它再不是沒有靈性的死物，而是要掙扎離開這水晶囚牢的魔物，又像是在應某一神秘力量的號召，要脫困而去。

水晶罩上貼了一張三呎見方的大羊皮，羊皮上痕跡斑斑，重重疊疊寫滿了無數的符咒文字佛經，看羊皮的殘破，顯然經歷了一段悠長的歲月。

大日如來和水晶罩是這神廟內作「蔓荼羅」壇城佈置的中心，以這為核心由小至大，由內至外圍了三個大圓，最外的大圓直徑足有三十呎開外，這三個圓是以土築成，排滿了佛像法器旗幟，向著正中的大日如來，遙遙奉侍。

由中心的大日如來伸延開去是四條用水泥築成的走道，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與東南西北四個門相接。

四條走道與三個大圓接觸的十二個點，都有一個圓台，圓台有朵銅鑄的蓮花，總共十二朵。

這時每朵蓮花的花心都坐了一個密宗的大喇嘛，他們每人手上捧著一枝燃點著的巨型香燭，燭光映照下，可見四壁滿是依石壁雕成的半立體佛像。

廟內一片靜默，十二名喇嘛正在進行金剛念誦，唇齒合而不動，舌尖卻在不斷伸縮，唸而不發音。

大日如來眼睛似開似閉，默默俯視著水晶罩內不斷掙扎震動的魔刀。

「叮」！

一聲清音自南門響起，四高一矮五個人，出現門前，他們步上通往中心的台道，燭光把他們的影子長長拖在身後，情景怪異。

當先一人最矮，身穿活佛紅黃相間的袍服，雙手合什，眼觀鼻，鼻觀心，法相莊嚴，每一步踏出也像有千斤重擔，使人擔心他永遠也不能走近水晶罩處。

身後四名喇嘛卻是出奇的年青，在十六至二十歲間，當先兩人一人捧著毛筆硃砂，一人左手持銅鎚，右手提鐘，清音正是他一手造成。後兩人一人捧著長若兩呎的法刀，另一人手持經輪，不住轉動。

坐在蓮花台上的十二名老和尚由不作聲的金剛誦轉作蓮花誦，揚氣開聲，聲調不急不緩，字句分明，唸的是降魔咒。同時雙手不斷作出不同的降魔手印。

一時梵音高唱。

活佛在四名年青喇嘛的隨侍下，緩緩步近水晶罩子。

活佛兩目一睜，神光電射，凝視著不斷顫動鏗鏘作響的魔刀。

活佛輕舉右手。

眾喇嘛一齊伸手捏熄手上的巨型蠟燭。

忽爾間地下神廟陷進絕對的黑暗裏。

「喇……」

神廟頂上傳來鐵蓋移動的聲音。

一線金黃的強光箭矢般射下來，金光逐漸擴大變圓，原來天頂處移開了一個圓形的缺口，使陽光直接射進漆黑的地下室裏，正射在水晶罩上。

水晶反映陽光，萬道霞光流轉，陽光落到魔刀刀體，魔刀的鏗鏘金屬鳴叫，變成了吱吱尖響，刀體動得更厲害了，就像是受了陽光明陽之氣，掙扎哀號。

喇嘛靜了下來，只剩下魔劍的異鳴。

活佛朗聲道：「摩訶毗盧遮那，光明遍照天下，無有黑夜，無有不照。」

他唸完後雙手高舉，掌心向壓黏在水晶罩上的羊皮按下。

奇怪的事發生了，他雙手觸及羊皮，比先前任何聲音都激烈十倍的異聲，在魔刀響起，魔刀彈離劍架，凝在半空，不住震動。

活佛按緊羊皮的手不住抖動，一股反震大力從水晶罩內傳出，再鏗的一聲，活佛整個人彈了開去，幸好給身後四個小喇嘛扶個正著。

活佛再撲往前，身後小喇嘛非常精靈，立時遞上毛筆硃砂，顯然準備讓活佛再在羊皮上加上另一道符咒，制壓魔刀。

魔刀動得更厲害了，陽光給刀身反射到地下神廟的陰暗角落，便若群魔亂舞。

活佛看也不看硃砂毛筆，喝道：「上智，法刀。」

上智眉頭一皺，立時獻上法刀。

活佛口中唸唸有辭，取過法刀，放在眉心處。

眾僧人立時禪音高唱，助其法威。

活佛伸出右手中指，左手持刀，刀尖在指頭割去。刀尖劃破指頭，割出一個佛的印記，鮮血滴下。活佛再不遲疑，手指龍飛鳳舞，在已佈滿符咒的羊皮上再畫下一道符。

不過這符和以往的都不同，是一道血符，顯示了事情的危急性。

天頂透入的光驀地縮小增強，顯示太陽剛至中天，直射而下，劍體霞光萬道。

喇嘛唸經唸得更急了。

活佛忽地高舉雙手，眾喇嘛一齊止聲。

魔刀再顫動了幾下，終於跌回架上，靜止不動，就像從來沒有動過。

眾喇嘛又開始唸起經來。

活佛臉上現出心力交瘁的表情，踉蹌了半步，小喇嘛連忙扶著。

活佛搖了搖頭，徑自往殿外走去，四名小喇嘛連忙跟隨。

來到門口處，活佛遙望殿心的魔刀道：「我拼十世修行，以血符壓止了魔刀，不知能支持多久？」

小喇嘛之一的上慧道：「魔劍由昨夜開始，便凶性大發，這是從未之有的事，難道魔王在一九九九年降世的事，果然是真的。」

活佛道：「剛才我伸手壓符，心靈忽地超越時空，接觸到六個邪惡的心靈。」

另一小喇嘛上戒道：「怎會這樣，根據我們口口相傳的秘密，魔王只有一個。」

活佛搖頭道：「我也不明白，那六個邪惡的心靈，有兩個特別沉靜細弱，一個還似乎是睡著了。」跟著嘆了一口氣道：「人類的大災難，恐怕已離我們不遠了，當魔刀破罩而出時，就是魔王復生的時刻。唉！看來只有一個人能阻止這浩劫的發生。」

眾小喇嘛齊聲道：「是的，只有一個人。」

活佛望向魔刀，沉聲道：「應該給他一個警告的時候了，魔王正在回到這世界來的路上，給我立即找龍神。」

# 第四章 龍神

快落班的時候了。

大城市人來人往的大街上，一位西裝筆挺的軒昂青年在人海裏大步前行，他一對眼睛極有神氣，凝視時凜凜有神，眸動時靈活迅捷，正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

他的左手挽著個黑色的公事包，看來就像與四周在寫字樓上班的白領沒有甚麼分別，可是他卻特別輕鬆瀟灑，英氣勃勃，就是這種獨特的氣質，使他縱管在茫茫人流裏，仍使人能一眼把他認出來。

他一邊走，一邊很留心觀察著周圍的人事，顯示出極高的警覺性，只不知他戒備著甚麼？

有力的步伐，把他帶到一個報攤前。

報攤的報販是略具姿色的半老徐娘紅姑，一見到青年立時在臉上堆起最燦爛的笑容，嬌聲道：「龍生！你好！今天這麼晚。」

姓龍的青年一反平時溫和的神態，眼光定在一張晚報的標題上，臉上泛起凝重的神色。

紅姑順著他的眼光跟去，一把抽出報紙，向青年塞去，同時叫道：「世上竟有如此怪事，不過武則天也算了不起了，死了千年也有人去偷去搶。」跟著媚眼向青年一拋道：「其實死人有甚麼好，生蹦活跳的女人才有意思。」

青年接過報紙，轉身便去，像完全沒有把紅姑的話聽進耳裏。

看著青年的背影，紅姑氣得咬牙切齒，忽地記起一事，叫道：「龍生！你還未給錢。」

青年已走遠了足有十多碼，聞言恍然轉身，手揚指彈，一個五元硬幣旋轉著飛越過十多碼的距離，「鏘！」一聲跳進紅姑的錢籮去，因為硬幣本身的旋力，所以一觸籮中的錢幣，立時打橫轉開去，並不濺跳出來，確是神乎其技。

紅姑目瞪口呆。

青年笑了笑道：「不用找了。」

※※※

廣闊的辦公室內，十多名男女正在辛勤地工作。

一位美麗的女子，坐在一間掛著財經顧問的房間門旁的檯子後，顯然是秘書一類的職位，這時她正忙著整理檯上的文件。

另一花枝招展的女職員下班後走過來道：「珍妮！你的英俊老闆今天有沒有空？」

珍妮唷一聲道：「就算有空也輪不到瑪莉你。」忽地醒起一事，叫道：「噢！要看新聞了。」拿起遙控器一按，左面的電視螢幕立時亮了起來。

報告員剛好開始說話。

「武則天的珍貴遺體被人劫去已超過九十六小時，但是美國警方依然束手無策，懷疑遺體已被運往國外，我們特別訪問一手促成這個展覽的日本首席富豪武夫先生。」

聽到武夫先生的名字，其他職員立時蜂湧過來，圍在電視機旁，似乎這人的名字比武則天遺體被劫更為吸引。

那龍姓青年恰於此時步進辦公室裏，大步往那掛著「財經顧問」名牌的房間走去。

眾人聚精會神望著電視的螢光幕，沒有留意他的到來。

一位相貌堂堂的日本中年紳士，出現在螢幕的正中，旁邊是電視台的訪問員。

訪問員首先開腔以英文問道：「武夫先生，你是這個展覽的獨家贊助，可以說沒有你，便沒有這次巡迴展覽，現在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你有甚麼感想？」

武夫從容地笑了笑，有種不怒而威的氣勢，以沉雄的聲音道：「中國人說，一飲一啄，均有前定，要發生的事，始終阻擋不了。」

圍在電視機前的女職員道：「看，他真是充滿魅力，說話也與眾不同。」

另一名男職員諷刺道：「我若有他一半那麼多錢，說話也充滿魅力和與眾不同了。」

女職員啐道：「去死吧！」

這時那龍姓青年扭開了門把，要進入房間去，聽到武夫的答話，神情一動，退了回來，走到眾人身後，參與了這個看電視的團體。

那訪問員顯然也想不到武夫給出這樣的答案，愕然道：「武夫先生，你的意思是武則天是應該被劫走的了。」

武夫道：「對不起！使你誤會了，我只是說在命運之前，人力是渺小非常，要發生的事總會發生，我們要接受命運的安排，多謝各位。」深深地來一個鞠躬。

訪問完畢。

眾人散開，猶是意未盡，議論紛紛。

龍姓青年待要走向房間，女秘書珍妮叫道：「龍生！西藏來的長途電話。沒有事我先走了。」

龍姓青年應了一聲，推門進房。

門關上後，瑪莉湊近珍妮道：「你覺不覺得自從三年前龍飛先生拋開一切，到西藏住了三個月後，回來後整個人像變了一樣。」

珍妮輕聲道：「去西藏前那段日子更奇怪，他告訴我每晚也發些奇怪的夢，使他睡不安寧，幸好西藏回來後，人便回復過來，比以前更朝氣輕鬆，由那時開始，那個甚麼小活佛便不時打電話來給他。」

瑪莉閉目道：「不知在西藏發生了甚麼事？無論苦與樂，我也願和他分享，除了他出家做和尚外。」臉上現出個陶醉的表情。

珍妮道：「收工吧！回家再幻想。」

龍飛這時舒適地躺在十八樓辦公室寬大的安樂椅上，按動遙控掣。面對的牆壁左右分開，露出一個大螢幕來。

千百束橫線閃跳，不一會凝聚成畫面，一個笑嘻嘻的大頭出現，赫然是西藏廟裏以血符鎮壓魔刀的活佛。

龍飛微笑道：「小活佛！你好。」

小活佛道：「龍神，你好，我卻不大好，很可能也會弄到你不好。」

被稱為龍神的龍飛真給他弄到頭也大了起來，皺眉道：「你的廟塌了嗎？人說天塌下來也可以當被蓋，廟塌下來怕也可以做張氈吧？」

小活佛嘆一口氣道：「假設我害怕的事發生了，不要說被和氈，連找條毛巾也沒有。」

龍飛道：「究竟甚麼事這麼嚴重？」

小活佛道：「他要回來了。」

龍飛道：「他？」

小活佛道：「一九九九年第七個月份，恐怖大王自天而降，這不是在諾斯特拉達穆斯的《世紀連綿》中寫得清清楚楚嗎？這幾天魔刀動得很厲害，我以血符也只能將它暫時制服，我怕不是甚麼好兆頭。」

龍飛心中醒起武則天遺體被盜的事，閃過一陣不安，想了想道：「我們應該怎麼辦？」

小活佛奇道：「我正想問你，在龍樹菩薩留下來的《魔典》裏這樣寫『當伏羲和女媧復合時，龍神會從大地茁長出來，為人類的存亡，與恐怖大王的左手作最後奮戰』，你是龍神，當然應該知道怎樣去奮戰。」

龍飛苦著臉道：「問題是我這龍神畢業了才沒幾天，連敵人是誰也弄不清楚，甚麼左手右手，究竟是甚麼，我……」

小活佛打斷他道：「唉！看來我不出最後板斧是不成了，希望大日如來保佑我們，因為妄自施行『通世灌頂大法』是非常危險的事。」

龍飛道：「通世灌頂大法？」

小活佛道：「這能令你喚起前生每一世的記憶，據《魔典》說，魔王左手和你龍神的鬥爭是永無休止的，他們不斷輪迴，不斷殊死決戰，而每一次輪迴，他們都會失去一點最原始的記憶，否則現在你都不會那樣矇昧了。」

龍飛苦笑道：「多謝你的讚賞，我是否應到西藏一行？」

小活佛道：「時間愈來愈迫切了，你須立即動程來此，我會準備一切。」

這時螢幕的左下角突了一個頭出來，原來是個小僧人，他裂嘴一笑道：「喂！龍神，我設計給你那法寶有沒有用，那是科技的頂尖產品。」

龍飛舉起右手，只見手腕處有一個形狀古怪的手鐲，鐲身裝著一粒粒像燈泡似的東西。

小僧叫道：「記著！每逢紅燈亮時，代表有炸彈要爆炸；黃燈亮時，有物體以高速接近；綠燈，可測到有沒有人安了追蹤探測器。」

話猶未已，龍飛的手鐲破天荒第一次亮起黃燈來，同時發出「嘟嘟」的警告聲。

活佛、小僧和龍飛三人同時叫道：「炮彈！」

龍飛的反應驚人的敏捷，念頭尚未掠走，他比常人靈敏百倍的聽覺，已聽到尖銳的嘯聲正從窗外以高速射來。

他沒有思想的時間了，在這種情形下，只有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才能應付。在西藏的三個月，藉著最嚴格的苦行，喚起了他潛藏的力量，使他成為了龍神。

一個擁有超凡力量的人類。

一個翻身，同時雙手緊抓著原本安坐其上的安樂椅，當他雙腳觸地時，安樂椅已整張往飛來的物體迎頭趕去。

「膨鏘！」

落地的玻璃幕牆大窗雨點般濺射爆裂。

龍飛毫不停留，翻往斜擺一角的大寫字檯後，他雖然無論精神或肉體的力量都遠勝常人，卻依然抵擋不了現代的槍炮。

螢光幕裏的小活佛和小僧目瞪口呆，看著眼前卻又是千里之外所發生的一切。

「轟」！

一團火光在寬敞的辦公室中心的空間爆開，整張安樂椅化成光點向四面八方激射，熾熱的空氣浪潮洪水般向四周湧去，辦公室的全部物件一齊破碎，地動天搖。

激動的空氣將龍飛連人帶檯拋往牆角，砰一聲猛撞牆上。

室內一時間充斥著火花和濃煙。

載著小活佛畫面的大電視爆為一天碎雨。

一陣劇痛從龍飛背脊處傳來，不過他卻知道自己逃過了大難，若不是他拋出安樂椅在半空阻截了射來的炮彈，後果更是不堪想像。他估計這應是肩射式的火箭炮彈，否則不會有如斯威力。

他一個虎跳，彈了起來。

幸好他的辦公室是三合土牆，雖然已滿目瘡痍，還未穿破，不過大木門卻飛了出去，煙霧不斷往外冒出，外面傳來了尖叫和哭喊聲，幸好這是下班時刻，大部份人已離去，否則他也不敢想像那後果。

一股憤怒在心底狂流而過。

龍飛跳往破碎了的窗前，高空的氣流潮水般湧入，高處不勝寒。

他極目四望。只見二百多碼外那幢酒店建築物同等高度的一個單位，零零舍舍有個破開了的圓洞，在他銳利的目光下，一個金髮的高大男子一閃而沒。

窗外湧入的氣流把龍飛的頭髮吹得飄舞狂飛，就像他心裏火山爆發般的怒火。

敵人已發動了攻勢，而且是這樣無情狠辣，他只有奮戰下去。

與魔王的左手決一死戰。

雖然他不知道魔王的左手代表著甚麼邪惡的力量，可是他卻毫不畏怯。

因為他就是龍神。

命運已安排了他必須為人類的安危而奮鬥。

※※※

蠍子在走廊急步走著。

他得意萬分，只是輕輕扳掣射出一枚火箭炮，便給他帶來一百萬美元的酬金，這報酬豐厚不在話下，連所有武器彈葯也是對方提供，使他少冒了很多風險。

他來到昇降機前，按了往下的按鈕。

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只知道這以蠍子為代號的殺手，由十七歲開始便已成為黑白兩道頭痛的人物，而且每次作案都不留下任何可使人根尋的破綻或痕跡，在他暗殺名單上的人物，性命便等於簽在閻皇的死亡名冊上。

機門打開。

「砰」！

蠍子全身一震，手中一閃，一把大口徑的密林手槍已掣在手裏。

昇降機內有一對母子，兒子正拿著玩具手槍指著他，那「砰」只是由他口中叫出來。這時看到蠍子拔出真槍，嚇得摟著媽媽，全身發抖。

蠍子叫道：「媽的！」一步搶進機內。

昇降機在最下層停車場停下，蠍子整整西裝，大步踏出，深黑的西裝上，濺了幾滴鮮血，從關閉的機門隙縫看進去，那對母子倒在血泊裏。蠍子的哲學一向是任何使他陷於危險的因素均必須剷除。

命運注定了這對母子的悲慘結局。他把染了血的刀拭淨，插回靴筒裏。

他迅速來到一輛美國房車旁，開門上車，當車子駛出大街，他才鬆了一口氣。

跟著的問題是怎樣去收剩餘的一半酬金了，他並不信有人敢拖欠他的數，雖然今次這大客本身亦是東南亞黑社會首屈一指的人物。

車子增速，加入了街上風馳電掣的車流。

蠍子伸了個懶腰，暗忖自己也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享用一下這些年殺人賺來天文數字的財富，聽說東南亞特別多美女的溫柔鄉，不過他知道自己並不會安於逸樂，一段時間不殺人，便會心癢癢，坐立不安，平凡安穩的生活並不屬於他。

蠍子例行地從倒後鏡觀察後面的車輛，一輛電單車特別引起他的警覺，這些年來他已培養出野獸般的直覺，能感覺到危險的來臨，這有助於他屢次化險為夷。

蠍子打開轉左的轉向燈，進入通往新界高速公路的外車道，他踩盡油門，打開增壓器，車子逢車過車，箭矢般飛馳而去。

看看反光鏡，那輛電單車加速跟來。

夕陽在西邊發出萬道紅霞，黑夜降臨大地。

蠍子罵道：「媽的！」他知道麻煩來了，最大的煩惱是不知跟蹤者是那一方面的人，不過他卻肯定不是警方的人，因為若是警方的話，絕不會只以一架電單車長時間吊著他，所以甚有可能對方只是孤身一人。

蠍子嘴角露出一絲獰笑，殺人的熱血又在他身內滾動。

他深吸一口氣，加大油門，猛扭方向盤，車頭一拐，橫越三條車道。

電單車如影附形般跟來，顯示了精湛的技術。

天色愈來愈暗，路燈亮了起來，延綿不絕伸延往前。

蠍子又轉入快車道，令到後來的其他車輛拼命響號。

那輛電單車墮後了十多碼，很快又追了上來。

蠍子向左方疾馳的車流看了一眼，猛一扭呔，閃電般從兩輛緊跟而來的車輛間穿過，不顧憤怒的喇叭聲，離開了高速公路，從一條支路繞山而上。

蠍子將密林手槍取出，右手垂拿著，只以左手控呔盤，該是用上這傢伙的時候了。他每天也練習射擊，命中目標就像呼吸那樣自然。

「奇怪！」蠍子忖道，反光鏡空無一物，那架電單車並沒有跟來。

這是個難纏的對手。

車子開始下山。

蠍子忽地一怔，在車頭燈照射下斜斜往下直伸的公路杳無人跡，但前方三百多碼處左方的山林裏，卻傳來電單車的怒鳴和枝葉破碎的聲音。

難道對方竟冒險從山林斜坡橫切而下。

蠍子本能地收慢車速。

跟著的事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

一輛電單車「蓬！」一聲凌空從山林斜坡處大鳥般降落到柏油路面，觸地再彈起，向公路另一邊的叢林飛去，同一剎那車上的騎士一個筋斗，躍離車身，接著一個倒翻，四平八穩攔在公路中心。

騎士載著頭盔，威武萬狀地站在路的正中處，昂然向著駛來的車輛。

蠍子身經百戰，獰笑道：「你這是找死。」一踏油門，車子炮彈般前衝，向著攔路的騎士撞去。

眼看要將對方撞過血肉橫飛，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四道似火非火，似光非光的強光，由東南西北方的地面，閃電般延伸過來，集中到騎士的身上，就像預先有人倒了烈性燃油在地面，再燃起火頭，火勢迅速燒至。

四道強光發出噼噼啪啪的異響，一來到騎士腳下，四道強光立時扭在一起，化成一條光龍，將騎士整個人纏繞包捲。

蠍子雙目受強光所眩，一時間甚麼也看不到，他已沒有驚恐的時間，車子向著那光龍纏身的人撞去。

車子撞入了強光去。

蠍子狂叫起來，儘管眼前發生的事超乎常理，但他的兇性已給激發起來，本能地舉起能把大象轟斃的大口徑密林手槍，瞄向前方，當他想扳掣時，眼前黑影一閃，在電光石火的瞬那間，他從車前窗看到一個全身裹在一件奇怪衣甲裏的男子，一腳向車窗踢來。

「啪喇」！

車前窗的玻璃化成碎粉，車頂跟著傳來「隆」的一聲，顯示對方以驚人的腳力踢爆車前窗後，從車頂躍了開去，跟著碎玻璃雨點般打在蠍子臉上，蠍子劇痛下神智一昏，車子怒馬般往一側衝去，跟著車身傾側，一陣天旋地轉，當意識重回到蠍子的腦海裏時，他發覺看到已是一個倒轉了的世界，這才省悟到車子翻了個四輪朝天。

濃烈的電油味傳進鼻孔裏。

蠍子暗叫不好，運勁借力，手肘一撐，從打開了的車窗飆竄出去。

才離開車子四五碼，剛想起身，「轟」！車子爆炸起來，車身在火光裏玩具般彈跳，灼熱的氣流，將蠍子整個拋得滾了開去。

火光燃亮了整個山頭和公路。

蠍子知道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忍著渾身痛楚，一個虎步以腰力再彈起來，豹子般搜索獵物，手中槍揚起。

他才轉了半個圈，已見到適才那人靜如深山般站在離他二十多碼的地方。

他倒抽了一口涼氣，自學懂射擊以來，第一次懷疑手中緊握著的大口徑手槍的威力。

因為對方的形相實在太過怪異。

那就像一條龍和一個人的結合，造成半龍半人的怪象。

最搶眼是他身上罩著奇光閃閃的大披風，和裹著他身體每一吋肌膚的鱗甲，像是有生命地不斷收縮鼓動，他的頭臉藏在一個龍頭般的頭盔似的東西裏，只露出眼口。

這人的一對銳目，射出森冷的寒芒，越過二十多碼的空間，直看進蠍子的眼裏，望進他靈魂的最深處。

蠍子顫聲道：「你是甚麼？」他不問對方是誰，而問是甚麼，因為他不能肯定對方是否人類。

那人開口道：「我就是龍神，你來殺我也不知我是誰嗎？」

聽到對方口作人言，蠍子心中一定，瞄準手槍，喝道：「裝神弄鬼，我想問你一句說話。」

那自稱龍神的人從容道：「說吧！」

蠍子佈滿血痕的臉上露出一絲冷酷的笑容，一扳槍掣，這是蠍子慣常的技倆，就是讓對方以為他還有話說，警戒之心略減時，突然開槍把對方轟斃。

「篤」！

蠍子踉蹌後退，不能置信地看著胸前。

龍神亦愕然。

原來蠍子一扳掣，大口徑手槍轟一聲響起，卻沒有子彈射出，反而槍尾反彈出一截尾座，深嵌進了蠍子的胸肌裏。

這把手槍是個陰謀。

所有武器都是今次刺殺的背後主使人供應，想不到對方包藏禍心，竟給了他一支自殺式的手槍。

蠍子胸骨在猛撞下立時斷折，腳步不穩，咕咚坐倒地上。

蠍子張大了口，卻叫不出聲來。當死亡來臨時，這毫不重視他人生命的殺手比任何人更恐懼。

龍神一閃身來到近前，喝道：「誰人指使你來殺我？」

蠍子喘著氣駭然道：「你真是龍飛？」

龍神見他眼神漸暗，傷口血跡不斷擴大，知他時間無多，沉聲道：「他不仁你不義，快告訴我他是誰？我替你報仇。」

蠍子費力地點頭道：「是金指三，給我……」

他報仇兩個字還未吐出口，龍神腕上的手鐲亮起了紅燈。

龍神大駭跳起，時間已來不及了。

「轟隆」！

嵌在蠍子軀前的槍尾發出強烈的爆炸，蠍子血肉隨著火光和濃煙向四周激濺。

濃煙稍減時，只見龍神高舉那怪異的披風，整個人藏於披風裏，縮成一團。

龍神垂下披風，站起身體。

蠍子隨著爆炸，煙消雲散下了無痕跡，這個炸彈葬也算乾淨俐落。

敵人的攻勢開始了，而且一上來便毒辣無比，計中藏計。

龍神望向天上，剛好一朵烏雲掩蓋了明月。

魔王正在回到這世界的路上。

但魔王的左手究竟是甚麼，它又怎樣為魔王的回來而鋪路。

# 第五章 群魔亂舞

本地最豪華的夜總會內，從外地禮聘回來的女郎正跳著香艷大膽熱辣辣的勁舞，將夜總會內的氣氛帶上最高潮。

一個健碩的男子在兩名打手的簇擁下，踏進夜總會。

把門的大漢恭敬地道：「傑哥！金老闆在會議室內開會。」

傑哥鼻孔「唔」的一聲，顯示他的架子。大步向前，穿越過興高采烈，正迷醉在大都市奢華的男女，走到了夜總會的後台，站在一面牆前，牆裂開了一道暗門。

門向內退去，兩名大漢在裏面恭敬地道：「傑哥！金老闆在裏面。」

傑哥回頭向身後兩人道：「你們在這裏等我。」走了進去。

一道樓梯往上伸延，傑哥走上去，來到了另一道門前。

傑哥站在門前，並不敲門，因為他知道裏面的人正通過攝像器觀察他是誰。

門開，傑哥走進去。

裏面是個佈置豪華的大廳，四名大漢分散在不同的角落，冷厲的眼神同時集中在他身上，其中開門的大漢從後走上，動手搜起身來，一句客氣的話也沒有，與適才的人對他的畢恭畢敬判若雲泥。

傑哥卻一點不滿也沒有，因為這四人是雄霸東南亞黃、賭、毒三道的第一號人物金指三的四名近身，據傳這四人不但是技擊和槍械的一流強手，還精通氣功和神術，隨便一人，已足以橫行江湖，極不好惹，他們的外號是「四大天王」。

二天王搜完傑哥後道：「好！沒有武器，周傑可以進去了。」語氣一些高低強弱也沒有。

周傑鬆了一口氣，儘管自己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金指三旗下的第二號人物，但仍然給幾人看到心中發毛，不過避也避不了，金指三在那裏，他們便在那裏。

會議室門打開。

「砰」！坐在主席位置是位非常有氣魄的五十來歲大漢，他一掌拍在檯面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響。

他穿著唐裝衫褲，卻戴著黑眼鏡，花白了的頭髮，使人一見難忘。

他就是東南亞的第一號黑道梟霸──金指三。

金指三這時怒喝道：「我金指三的決定就是命令，誰敢違抗我的命令？」

坐在長檯四周的十多名男子，都是東南亞各地黑社會的頭號人物，但在金指三的怒喝下卻噤若寒蟬，像一條條被嚇怕了的狗。

周傑縮在一角，不敢在這時打斷金指三，沒有人敢打斷盛怒時的金指三，因為沒有人能負擔起那後果。

一位高瘦的中年人站了起來，他是泰國賭場的負責人，低聲道：「金老闆，我不是要違抗你的命令，而是各地的賭場建立不易，『世紀末大豪賭』假設輸了，在東南亞所有賭場的擁有權便要拱手讓人，即管贏了，只可以獲得女公爵所擁有在歐美的三十六家賭場中最大的拉斯維加斯麗嘉賭城，賭錢勝敗難料，這個險還望老闆你三思。」

其他眾人雖然沒有作聲，但眼中都射出同意的神色，這次金指三貿然挑戰有長勝美女之稱的女公爵麗嘉，賭注就是金指三轄下的所有賭場和女公爵的賭城，這事已轟動了全世界黑白兩道，可是他的手下卻沒有人贊成，只是懾於他的淫威，不敢反對。

周傑站在門旁一角，心中同意泰國賭場負責人的話，同時暗自奇怪，以金指三如此精明厲害的角色，為何會冒這個險，而女公爵又為何要接受挑戰，那後果是雙方都負擔不起的。

金指三垂頭不語，當眾人都以為他在三思時，他猛地抬起頭來，左手握著一把槍，他的食指上套了一隻金光閃閃的大指環，環上有只猙獰的怪頭，似哭還笑。

「轟」！

火光閃現。

泰國賭場負責人整個人連人帶椅向後拋出，「砰」一聲撞在牆上，眉心多了一個洞。

狠辣的手段，準快的槍法。

眾人默坐不動，沒有人敢吭一聲。

除了煙屑的氣味外，會議室只有死一般的寂靜。

金指三舐了舐唇角，淡淡道：「違背我命令的人只有死路一條，枉你跟了我三十多年也不知道。」

門開，三天王和四天王走了入來，乾淨俐落地將屍體拖了出去。

金指三冷然道：「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你們預備好場地，我不想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感到我們招呼不周。」跟著望向周傑道：「阿傑！甚麼事？」

周傑立時站直了身，躬敬地道：「是有關蠍子行動的。」

金指三道：「說吧！這裏全是自己的兄弟。」

周傑道：「蠍子失敗了。」

金指三長笑起來，跟著笑聲一收，點頭道：「好！龍飛，你好，不愧是龍的化身，蠍子怎樣了？」

沒有人明白他在說甚麼。

周傑道：「他已消失了，我想警方能找到他十兩以上的肉，就是可以列入紀錄大全的奇事。」

金指三大笑道：「好！好！實在太好了。」他又再舐唇色，似乎每想到殘酷血腥的事，他都忍不住舐唇角的興奮舉止。

周傑道：「老闆！其實我們並不須借重外力，只要你將這事交給我，保證他活不過三天。」

金指三舉手阻止道：「不要妄動，龍飛絕不是普通人，我很快便有一個適合的人選對付龍飛，他也快要到了，只要他一來，龍飛死定了，哈……」

笑聲在會議室內來回震盪，只不知他與龍飛有何深仇。

他左手食指環上那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怪頭亦像在猙獰狂笑。

※※※

龍飛無奈地坐在椅上，他在這個斗室內被警方盤問了達兩小時。

兩個便裝，一坐前一站後，反覆地問著他同樣的幾個問題。

龍飛忍不住道：「你們這樣問下去，就算問到世界末日，也問不出東西來。」

坐在他對面那叫譚輝的探員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道：「只要你老老實實和警察合作，不是可以立時離開了嗎？」

龍飛聳肩道：「你問一句，我答一句，還不夠合作嗎？」

他身後的警員王均抓著他的椅背惡聲道：「合作，整支火箭炮射進了你的辦公室，你還說他們是點錯相，射錯地方，這叫合作。」

譚輝柔聲道：「龍先生，已有一對母子遇害了，極可能是同一人所為，你不為自己著想，也應為別人著想。」

身後的王均緊迫道：「你說吧，炮彈襲擊後你寫字樓尚未下班的三個職員親眼見你匆匆奔出，直到三個小時後你才回到現場，告訴我，你到了那裏去？」

龍飛嘆了一口氣道：「我早說了，當時我驚得瘋了，只想逃走，於是……」

譚輝道：「於是你嚇得在街上蕩了三個小時，才恢復正常，是嗎？」

龍飛道：「你的記性真好，警察大哥，現在是深夜二時多了，我可以回家睡覺了嗎？明天還要上班的。」

背後的王均怒道：「上班，你做泥水裝修倒垃圾的嗎？否則回去幹嗎？」

譚輝止住了王均道：「好！你可以走了。」跟著揚了揚手上的口供紙道：「記著，假口供可是刑事罪，不過，假如你肯改口供，我可以立時將這幾張紙撕掉。」

龍飛站了起來，笑道：「不要浪費政府公物，那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當龍飛走後，王均道：「你信他嗎？」

譚輝道：「假設我可以返老還童，或者有興趣聽神話的話，不過現在卻沒有。」跟著語音一轉道：「上頭非常重視這件事，由現在起，我們將二十四小時監視和跟蹤龍飛，錄下與他接觸的每一個人。」

王均嘆了一口氣道：「這廝橫看豎看也不似壞人。」

譚輝道：「你看我像個壞人嗎？」

王均仔細審視譚輝的尊容，搖頭道：「輝少！實話實說，我均仔怎樣看你也像個壞蛋。」

譚輝讚嘆道：「這就對了，外表是看不出來的，因為我是個真正為國為民的偉人。」

※※※

珍妮躺在床上，卻張大了眼睛，今天黃昏時公司發生的可怖事件，使她沒法閤起眼來，幸好當時她下了班，她想到龍飛，想不到這樣一個斯文好人也會被人這樣對付，能夠安然無恙真是奇蹟。

一向以來她都很關心龍飛，很願意為他做事，唉！

她起身下床，披上睡褸，心想這又將是個失眠的晚上。她輕輕扭開房門，步出廳中。

左邊一個黑影迫來，嚇得她尖叫一聲，向後倒退，豈知對方也是一聲尖叫，驚惶尤過於她。

珍妮亮著廳燈，原來是同居的瑪利，兩人既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好同居。

瑪利首先發難，撫著性感睡袍下挺起的高聳胸脯嬌嗔道：「你這人半夜三更猛鬼出更般走來走去，嚇死人了。」

珍妮有好氣沒好氣道：「我正想和你說同一樣的話，你也睡不著嗎？」

瑪利道：「龍先生發生了那樣的事，教人家如何心安入睡？」

珍妮道：「收起你無限的愛吧，單思令人瘦。」心想自己何嘗不關心龍飛。

瑪利嘆道：「那我更永不能停止去愛，這比吃減肥藥更有效。」

珍妮也嘆了一口氣。

「叮咚叮咚」！門鈴驚心動魄地響了起來。

兩人駭然互望，面面相覷，誰會在這等深夜登門造訪。

瑪利壓低聲音道：「會不會是那壞人？」

珍妮皺眉道：「或者是警察。」

瑪利惶恐道：「那怎麼辦？」

珍妮哂道：「又不是你將龍生的辦公室炸成那樣，怕甚麼？」舉步往大門走去。

瑪利一把拉著她，慎重地吩咐道：「是壞人千萬不要開門，見到我的睡袍這麼性感，他們會忍不住的。」

珍妮瞪她一眼，不過心情有若驚弓之鳥，已沒有調笑的心情，來到門前，貼著望眼往外看去。

珍妮「啊」一聲輕叫起來，跟著打開大門，瑪利想不到她如此輕率，嚇得張大了櫻桃小嘴，卻硬是叫不出聲來。

進來的男子高大威猛，原來正是她們關心想念的龍飛。

他依然是那副瀟灑和滿不在乎的樣子。

瑪利心情一轉，反而恨起自己的睡袍不能更性感一點了。

珍妮招呼龍飛坐下。

龍飛輕鬆地打量了瑪利性感睡袍下美妙的身段，微笑道：「對不起！打擾了兩位。」

珍妮坐在他身邊關心地道：「龍生！你真的甚麼事也沒有？」

龍飛道：「你看我少了甚麼東西沒有，眼耳口鼻一樣不缺。」

瑪利盡量挺直脊骨，使高聳的胸脯更形突出，嬌柔地道：「龍生！你說吧，我甚麼也願意……願意幫你。」

龍飛道：「這就最好，我正有事找你們幫忙，今晚我還要在這裏借宿一宵。」

瑪利花朵般笑起來，無論如何，終有了與龍飛相處的機會。

珍妮亦是心中暗喜，龍飛有難時找上自己，自然因為信任的關係，不過她卻比瑪利含蓄得多，想了想道：「是否那些壞人跟蹤你。」

龍飛道：「不是壞人，是那些警察，我費了很大功夫才將他們擺脫。」

珍妮道：「我們可以幫你甚麼？」

龍飛道：「你明天一早給我往旅行社訂一張到西藏的機票，愈快愈好。那最好是間不相熟的旅行社。」跟著拿紙筆寫下了一個護照的名字號碼，當然不是龍飛。

瑪利瞪大眼道：「你用假護照，你是特務嗎？」

龍飛誠懇地道：「相信我，這是我兩年前弄來的護照，我絕不是甚麼壞人，相反我正在和最令人類恐懼的惡魔作戰。」

珍妮和瑪利兩人齊聲叫了起來道：「惡魔？」

龍飛知道一定要爭取她們的信任，辦起事來才會不出亂子，沉吟了半晌，道：「你們聽過《世紀連綿》這部預言奇書沒有？」

瑪利茫然搖頭，珍妮想了想驚叫道：「你是否說那部在一五六八年出版，由法國大預言家諾斯特拉達穆斯著作，預言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的書？」

龍飛讚賞道：「好！這部預言書是沒有人敢忽視的東西，因為他不但準確預言了這數百年發生的東西，包括兩次大戰，現代武器的出現，連關鍵性的人物如希特拉也一一寫在書內，就像揭開人類未來命運的天書一樣。」

瑪利慘叫道：「那太恐怖了，甚麼地方可以看到。」

珍妮瞪她一眼道：「又要怕又要看。」

龍飛道：「書中其中一首預言詩是這樣寫的：

當那擁有偉大『七』字的年來臨時

屠殺的遊戲正在如火如荼之際

離開千年期之末不遠的時間裏

死去了的從墳墓裏出來。」

瑪利和珍妮兩人眉頭大皺，道：「這是甚麼謎語，這麼難解。」

龍飛道：「很簡單，大前年是一九九七年，有『七』字，同時還有三年就是二○○○年，正應了『千年末』一語，所以這詩正是說九七年。」

珍妮道：「屠殺遊戲和死人從墓中出來又是甚麼？」

龍飛道：「昨天下午才死了兩母子，相信那只是遊戲的開始，至於死人從墓穴走出來，你們忘了近期最大的新聞嗎？武則天正是九七年出土的。」

珍妮和瑪利兩人駭然道：「是武則天！」兩人的臉色蒼白起來。

龍飛道：「書中第十紀的第七十二首才是最關鍵，它這樣寫道：

一九九九年第七個月份

恐怖大王自天而降

他將會把蒙古的偉大君主帶回人間

此前和此後戰火延綿。」

珍妮道：「蒙古的偉大君主？」

龍飛道：「這只是一種比喻，蒙古的偉大君主指的是成吉思汗，他在西方人心中是最被恐懼的惡魔，當時蒙古鐵騎將歐亞萬千人類任意踐踏，生靈塗炭，到一九九九年，這恐怖的大禍將要重臨，而且是從東方而來。」

珍妮道：「這與你有甚麼關係？」

龍飛道：「在西藏一間神廟裏，有一本奇怪的書叫《魔典》，就是敘述遠古以前一個魔王和正義的『龍神』的鬥爭，當時魔王被趕回九重天外，而龍神亦受了傷，分裂成兩半，一半是男，一半是女，男的是伏羲、女的是女媧；在西方的聖經裏，便成了夏娃和亞當的傳說，人類便是他們的子孫。所謂女媧練石補青天，就是封閉了虛空中魔王回來的通道。那或者是這個宇宙和異次元宇宙間的通道吧！」

瑪利怵然道：「那這應該甚麼事也沒有才對。」

龍飛苦笑道：「問題是《魔典》中說，魔王走時留下了左手在人間，它將會為一九九九年魔王回來鋪路，由那時開始，魔手便不斷輪迴，成為各種各樣的魔頭，肆虐人間，而龍神化出的伏羲亦不斷輪迴，與魔頭展開鬥爭。」

珍妮輕聲道：「魔王的左手現在那裏？」

龍飛道：「但願我知道，今次往西藏去，就是想弄清楚這件事，夜了……」拍了拍坐下的沙發道：「今晚我就睡這裏。」

瑪利失望地叫起來。

珍妮一把拉起了她道：「去睡吧！胡思亂想，怎睡得著。」

瑪利咕噥道：「聽了這麼恐怖的事，誰還敢睡。」

※※※

夜色蒼茫裏，由六架房車組成的一隊車隊，在偏僻的郊外公路飛馳，來到一條支路時，車隊轉了入去，那根本算不上是公路，路面凹凸不平，儘是黃泥沙石。

車子顛簸前行。

車頭燈在沒有照明的路上，變成一道一道奇異的光柱。車隊穿過一個密林後，開始駛下通往海邊的斜坡，海浪聲從下面傳上來。

不一會車隊來到了一個廢棄了的碼頭前，悠悠停下。

其中五輛車門打開，十多名彪形大漢走下車來，分佈在碼頭不同的位置，嚴陣以待，他們的神色都有點緊張，剩下的一輛沒有人走出來，更透著幾分神秘。

車燈全給關掉，一時間車和人都融入了黑夜裏去，只有天上一畫畫混濁的灰藍色，使人感到光只是躲到了黑暗的背後。

海浪粗暴地打上碼頭和附近海邊的亂石，發出一陣陣有規律和節奏的響聲，海風呼呼，使人預覺不尋常的事將會發生。

一陣輕微的機器響聲，夾雜在海風裏傳來，可是看出去的海上，只是黑壓壓一片，使人不由產生了對不可測事物的恐懼。

大漢們都露出注意的神情。

昏沉的黑夜裏，驀地大放光明，在光芒裏一艘豪華的大遊艇迅速往碼頭駛過來，原來對方突然亮著了船上所有燈光。

燈光倏又熄滅，強烈一明一暗的對比使人剎那間睜目如盲。

「隆」！

遊艇貼上了碼頭，吊板降下。

一陣奇怪的聲響，兩道耀目的強光亮起，照得首當其衝的兩名大漢纖毫畢露，他們都條件反射般舉手遮擋，減少正刺激他們眼目的強芒。

兩道強光像怪獸的雙目，緩緩向他們迫過來，來到大漢前面，才停了下來。

燈光熄滅。

這時輪到守候在碼頭的房車一起亮起車頭燈，強光集中下，由遊艇駛上碼頭的竟是輛紅色的跑車，尤使人驚異的是車頂的頂架上放了一個長形的大箱，透著令人難以測知的神秘。

紅色跑車車門打開，一個白色西裝紅襟花的黑人慢條斯理地走了出來，筆挺地站在強光裏，就像舞台上萬千注意集於一身的藝人，正是那單人匹馬強搶了武則天的黑人。

車隊這邊那從未有人走下來的房車有人走了下來，為車尾廂打開了車門，一個高大的中年人走了下來，食指處戴著隻金光閃閃的大指環。

赫然是東南亞的首席霸主金指三。

金指三走到黑人面前，眼中異光閃射，打量了對方一會，沉聲道：「黑煞！」

黑煞傲然不答，右手舉起，伸往西裝內。

「卡嚓！卡嚓！」

所有大漢一齊亮出傢伙，對準黑煞，準備對方一有行動，立時格殺當場。

金指三臉色一沉，他這時進入了強光集照的範圍，連眉頭的皺摺有多少，也一清二楚。

金指三舉起右手，做了個阻止的手勢。眾大漢立時收起武器，金指三的命令沒有人敢懷疑，也沒有人敢抗拒。

黑煞的手伸進了白色西裝內，黑膚白衣，對比份外強烈，到手再出來時，已拿著把鑲滿寶石的梳子，眾人才鬆一口氣。

黑煞從容地梳頭，動作誇張，使人感到他有強烈的表演慾。

黑煞邊梳理邊道：「金指三！」斬釘截鐵三個字，像說多一個字也會蝕底了給人。

金指三一拍手掌，立時有人拿著一個扁平的盒子走了上來。

金指三再拍一下手掌，所有車頭燈光立時熄掉，回復黑暗。

箱子緩緩打開，紅色的光芒從盒中明月出山般昇起，只見箱裏有七粒大小均等的紅火鑽，晶瑩血紅，閃閃生輝。

黑煞雙目射出光采，喃喃道：「好！好！」他顯然對鑽石有特殊的狂熱，看著它們時，就像看著世界小姐在眼前寬衣解帶。

黑煞道：「它們是我的了。」跟著回手一指跑車頂的長箱，道：「武則天是你們的了。」他語氣生硬奇怪，像是很少和別人說話，不過每個人都明白，被劫來的武則天正安然躺在車頂的長箱裏。

金指三使個手勢，持箱大漢合起箱子，遞上。其中一輛車亮起了車頭燈，代替了先前鑽光營造出的神秘氣氛。

黑煞一把接過，把箱子挾在脅下，轉身往跑車走去，冷冷道：「拿走她吧！」

金指三道：「且慢！」

沒有人想到黑煞的反應，只見他一轉身，已從西裝背後掏出了一枝精巧的自動輕機，槍嘴指著金指三眉心。

眾大漢猝不及防，一齊僵住。

金指三沉聲道：「從沒有人可以用槍嘴對著我。」

黑煞淡淡道：「從來沒有事是我不敢做的。」

兩對凌厲的目光交鎖在一起。

黑煞道：「武則天交換你七粒紅火鑽，是否想反悔。」

金指三長笑道：「區區七粒紅火鑽，還未看在我眼裏，讓我再給你看些寶貝。」一拍手，立時有另一大漢捧著一個大圓盒，走了出來，盒蓋倏地彈起，白光灑射，造成盒外一暈白芒，一粒白閃閃的巨型鑽石，靜靜躺在盒內棗紅色的絲絨布上。

黑煞看得眼也呆了，鑽石對他的吸引確是無與倫比。

金指三道：「只要你再給我殺一個人，這粒世上最大的寶物，便是你的了。」說完後又習慣性地舐舐唇邊，使人感到他天性裏的殘忍好殺。

黑煞正容道：「那人在那裏？」

金指三道：「他正在溫柔鄉裏，雖然逃過了警察的跟蹤，不過豈能逃掉我的五指關。」他將舉起的手緊緊抓合為拳，指節因用力而發白，戴在食指的半人半獸指環，像在猙獰狂笑。

# 第六章 世紀末大豪賭

瑪利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不覺暗怪自己如此貪睡，看看時鐘，晨早八時二十五分了。

她跳了起床，衝出廳外，一看下氣得罵了出來，嘟著嘴道：「這冤家，走也不和人吻別。」

她鼓著腮，走到珍妮房門，一把推開，房內空無一人，床頭檯上有部打開了的電話簿，揭開的黃頁廣告上，有個用唇膏圈著的旅行社。

「砰」！正門處傳來一聲巨響。

瑪利嚇得撫著心口驚叫起來。

當她掉轉身時，剛好看到槍口瞄準著她，還來不及驚叫，「嚓！」一聲，火光閃現，她整個人給無情的槍彈帶得向後飛跌開去，鮮血濺在牆上、地上、床上，當她的屍體還未掉在床上時，寶貴的生命已離開了她。

黑煞冷冷看著瑪利的屍體，臉上沒有半分表情，像死去的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只像是搗毀了一件玩具。在他敏銳的感覺中，他知道屋中只有這個女人，而據金指三給他的消息裏，應該還有另一個女人和龍飛。

他的眼光在房中搜索，最後定在攤開的電話簿上，他走了上去，看了看被唇膏圈著的旅行社，幾乎想也不想，整頁撕了下來，他的眼光跟著轉到放在床頭的相片架上去，相片裏珍妮笑臉如花。

黑煞舉槍射擊，套了滅聲器的槍管發出「嚓！」的一聲，相片架立即成為四處濺飛的碎片。

※※※

慘劇發生時，龍飛和珍妮正在餐廳內共進早餐。

龍飛看看手錶，八時四十八分，還差一點旅行社才開門辦公。

珍妮笑道：「你真小心，剛才離家時也要偷偷地由後門離開。」

龍飛臉色凝重地道：「不知是否我多心，我總覺像有人在跟蹤我，而這人就像我的影子一樣，怎樣也擺脫不了。」

珍妮俏臉一變道：「那怎樣辦？」

龍飛伸手一拍珍妮嫩滑的手背，柔聲道：「不要怕，可能只是我多心吧。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還有很多事要辦。」

珍妮垂下了頭，臉上泛起一片紅霞，幽幽道：「我可否隨你去？」

龍飛不解道：「隨我去那裏？」

珍妮以蚊蚋般的聲音道：「到西藏。」

龍飛一愕，搖頭道：「不！那太危險了，你辦好機票後，在剛才說好的地點見面。」

珍妮道：「那你要小心點。」

龍飛道：「會的了，我在銀行的保險箱取得證件後，會在那裏等你。」

珍妮嘆了一口氣，無意識地望往餐廳落地玻璃外的街道，剛好看到一個滿頭白髮，一面皺紋的老人，眯著眼在看她，眼中閃著說不出的神情。

珍妮一呆。

龍飛警覺地順著她的眼光望去，那老人已消失不見。

龍飛道：「甚麼？」

珍妮搖頭茫然道：「沒甚麼，只是我杯弓蛇影吧。」

※※※

珍妮從旅行社走出來，一邊走，一邊將機票放進手袋裏，召喚的士，上了的士後，珍妮道：「往機場去。」

她心中還在卜卜亂跳，在旅行杜時，她真怕會有壞人或警察從暗處撲出來。迫她帶他們去找龍飛晦氣，龍飛說過，敵人或警方的眼線，一定會集中在機場、碼頭、旅行社、旅館等地方，以防他逃離此地。

的士在路上飛馳，另一輛紅色的跑車在遠遠吊著，珍妮一點也察覺不到。

的士直抵機場，珍妮在大堂門前，左看右看，卻看不到龍飛的蹤影。

正心焦間，一位年紀在四、五十歲間，戴上金絲眼鏡，滿臉鬍子，穿著禮服的紳士騎著電單車，駛到身邊停下叫道：「小姐，等人嗎？」

珍妮心中暗怒，這人年紀這麼大了，外表又這麼有教養，還來吊膀子，正要發作，忽地驚喜叫道：「噢！是你，龍……」

龍飛將手指壓在唇上，作了個噤聲的表示，道：「機票呢？」

珍妮道：「在這裏。」將機票拿出，道：「你很幸運，只剩下一個頭等位，飛機在兩小時後開出，你要立即去辦手續。」

龍飛道：「好！你回家去吧，告訴瑪利，就當甚麼也沒有發生過。」

珍妮道：「不！我送你機。」

龍飛笑道：「傻女，乖乖回家吧。來！讓我吻你一下。」

珍妮俏臉一熱，俯身湊前，櫻唇微張，欲拒還迎地等待。

龍飛見她嬌唇鮮艷欲滴，驀地發覺她是如斯美麗，這三年來自己一直苦修密宗發揮潛力的「開靈大法」，竟忽視了身旁的玉人，看來她對自己還大有情意，心中湧起一股衝動。正想將珍妮的小嘴封著，一對年老的夫婦在身旁經過，以奇異的目光看著兩人，龍飛才想起了自己化妝後的年紀，立即轉移目標，在她嫩滑的面頰酒窩處香了一口，大聲道：「乖女，爹哋今次不過去十年八載，很快就回來了。」

珍妮失望地張開眼，恰好見到龍飛的電單車已去遠，一輛跑車同時在身旁駛過，追著龍飛去了。

※※※

黑煞背轉身站在機場裏航空公司為旅客辦理登機手續的櫃位旁，他很清楚知道，只要他的手指一扳，那正立在櫃位旁化了妝的龍飛，將立時壽終正寢，而金指三那粒舉世無匹的大鑽石，將成為他的無數珍藏裏的明星。

他的手探入了懷裏，握上了槍掣。

一陣嘈吵混亂的聲音忽地充斥四周，黑煞暗罵一聲，原來在一個領隊率領下，整團日本人蜂湧圍了上來，登時隔斷了黑煞和龍飛間的視線，尤可恨者，一幅寫著「西藏旅行團」的大橫額給人高舉著橫過黑煞和龍飛之間。

黑煞撞進人群裏，向剛才龍飛處一望，對方已不知所蹤。他縱目四顧，大堂內人來人往，只是沒有龍飛。

黑煞有恃無恐，取出一個煙盒般大的東西，有點像小電視，液晶體的螢幕上有個小紅點，凝而不動。剛才他趕到停車場時，龍飛已早一步離開，他順手在電單車上安裝了一個追蹤器，看情形龍飛仍在機場內，只不知到了那裏去，現在離飛機起飛還有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

黑煞臉上忽地露出了一個充滿殘酷意味的笑容，他想到了一個更精采殺死龍飛的方法。

一個更殘酷的方法。

龍飛你死定了。

※※※

在珍妮的家裏，佈滿了警察和各種警方的專家，那兩個負責龍飛案件的便衣譚輝和均仔正在研究被撞開的門鎖。

均仔駭然道：「門上只有一個腳印，這兇手一定是超級大力士，居然能一腳震開如此堅固的門鎖，你看他踢門的地方竟然凹陷了進去。」

譚輝回到坐在沙發上玉容慘淡的珍妮身前道：「李小姐，你一定要和我們合作。」

珍妮眼淚汩汩流下，悲哀叫道：「瑪利，瑪利。」

譚輝一點也不放過她，迫近道：「告訴我，龍飛到了那裏去？」

珍妮搖頭道：「不要問我，我不知道。」啜泣起來。

譚輝打了個手勢，一個手戴透明膠套的人，將一個撕去了一頁的電話簿遞到珍妮面前，珍妮茫然望著，顯然不能聯想到甚麼。

譚輝柔聲道：「撕去了的一頁有甚麼特別，這是旅行社的專頁啊！」

珍妮愕了一愕，腦海中閃過唇膏圈起的旅行社，心中一震。

譚輝道：「告訴我，那是關鍵所在，為何撕去了這一頁？」

珍妮不由自主顫聲道：「我圈起了一間旅行社。」

譚輝緊迫道：「為何圈起了間旅行社？」

珍妮道：「龍……噢！我不知道……」眼淚又再奪眶而出。

譚輝吼叫道：「告訴我！龍飛正在極度危險裏，兇手隨時會殺死他，在那謀殺發生前，告訴我龍飛在那裏，讓我們可以及時救他出來。」

珍妮心中一寒，這便衣說得不錯，兇手從旅行社開始跟蹤她，這時可能找上了龍飛，駭然叫道：「他快要上機了，經成都往西藏的班機。」

譚輝跳了起來，叫道：「通知機場特警，無論如何也要截住他，均仔，我們立刻趕去。」

珍妮哭道：「他化了妝的。」

譚輝跳了回來，一把抓著珍妮的香肩，叫道：「看在老天爺的份上，告訴我他變成了像甚麼樣子的混蛋！」

※※※

龍飛這時正在禁區裏輪候上機，十五分鐘飛機就要起飛了，還有兩個人便到他，他是最後一位乘客了。

在看來一切都會順利時，他覺察到一點異常的跡象，左方二百多碼外有三名持著輕機的機場特警，朝著他的方向走過來。

他迅速環目四顧，只見右方有兩名特警，亦朝他的方向走過來。

龍飛心中一懍，當機立斷，緩緩往後退去。

兩邊的特警立時覺察，加速奔來，同時喝道：「不要動！」

龍飛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發勁往禁區出口奔去，立時引起等候上機的人的驚惶混亂。

龍飛飛身躍過一排又一排的座椅，閃過擋路的人群，眼看搶到出口處，兩名特警由出口處衝出，龍飛身手何等快捷，對方槍嘴剛剛揚起，他已一個跟頭翻了過去，雙腳同時踢在對方持槍的手上，兩名特警踉蹌退後，龍飛得勢不饒人，乘勢跟上，拳腳齊施，兩人不支倒下，眼前是通往海關的長走道。

這時候後面的特警追來，龍飛人急智生，一把跳上裝行李的手推車，箭一般越過走道，將特警拋於背後。

海關處正進行例行檢查，龍飛一個箭步飆出，往出口搶去，幾個關員想來阻他，已給他旋風般搶關而出，喝罵聲吵成一片。

龍飛衝離禁區，混進大堂的人群裏，他知道尚未脫離險境，迅速往大門處趕去，混亂中四方八面都有特警出現，他一定要在對方完成合圍前離去。

來到正門處，龍飛推門奔出。

「嘎！嘎！」

車胎擦著地面的尖叫同時響起，數輛車駛到前面，十多名大漢跳了下來。

「不要動，我們是警察！」

龍飛想奔回大堂內，最少七八名特警來到身後。

龍飛嘆了一口氣，這口氣還未嘆完，已給人粗暴地推往牆邊，兩手高舉，雙腳分開，徹底搜身。

護照、錢袋甚麼也給拿去。

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在他身旁響起道：「龍生！我想你走錯了方向，乘搭往西藏的班機應由那邊走。」

龍飛眼角一掃，原來是那天盤問自己的便衣探員，另一個叫均仔也在，正是由他特別招呼自己，進行搜身。

均仔翻著護照笑道：「現在除了襲警一項外，還加多了非法用假護照，龍生，今次你用洗潔精洗也洗不乾淨了。」

龍飛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最懂欺負我這種小市民，金指三那種大鱷又不見你們去惹他？」

譚輝一怔道：「這關金指三甚麼事了。」

均仔在旁道：「你聽他胡扯，這幾件案肯定他有份，否則為何要畏罪潛逃，拒捕襲警。金指三今晚便要在他南山的別墅舉行世紀末大豪賭，他老人家那有心情理其他的事。」他的眼轉到他戴在手上的奇怪手鐲，奇道：「這是甚麼？」

龍飛道：「我貪靚，裝飾一下不可以嗎？」

均仔陰聲細氣地道：「脫下來，可以嗎？」龍飛無奈脫下交出。均仔悶哼一聲，顯然對他沒有好感。

龍飛道：「你們怎麼知我要上機？」

譚輝道：「這個你不用理，上車吧！」

均仔道：「這件案死了三個人，看你怎樣解釋？」

龍飛一愕道：「三個人？」

均仔道：「一對母子，加上你的職員瑪利，不是三個是多少個。」

龍飛駭然道：「瑪利死了。」

均仔大力將他一推道：「上車吧！」

龍飛給押了上車，譚輝坐在車頭，均仔和另一名便衣將他押在中間，車子開出，一前一後還有兩輛警車。

龍飛臉上露出悲憤的神色，魔王的左手已開始了預言中的屠殺，只不知還要死多少人，金指三今晚舉行的世紀末大豪賭又是甚麼一回事？與魔王的左手有甚麼關係？珍妮又怎樣了？

均仔叫道：「看，龍生，你的飛機不等你了。」

龍飛側頭一看，這角度可看到長長的機場跑道，直伸往遠處，一架客機大鳥般昇離跑道，斜斜往上衝天而去。

※※※

同一時間在跑道旁海面的一艘豪華遊艇上，黑煞亦在觀察著沖天而起的飛機，通過瞄準器，他的整個精神全集中在斜陽下閃閃生輝的機身上。

瞄準器有個小小閃動著的四方形，當飛機進入這四方形時，立時傳來嘟嘟聲響，一股興奮浪潮通過黑煞的神經，他知道感光瞄準器為他的肩托式小型尋熱導彈鎖住了目標。

黑煞按下了發射的鍵，超小導彈化作一道長虹，往空中的飛機直射追去。

※※※

龍飛望著逐漸昇高的飛機，忽地目瞪口呆，譚輝剛好轉頭望向他，不由也順著他的眼光看去。剛好看到導彈拖著長長的煙火尾巴，劃過長空，向飛機射去。

「轟」！

飛機爆開一個火球，一連串爆炸，化成一天煙霧碎片，灑往下方的大海。

司機猛剎掣，連帶後面的車也急停下來，險生意外。

車內全體都震駭莫名，呆呆望著天空中發生的驚人慘劇。

龍飛最快恢復過來，他一低頭強撞了均仔臉門一下結結實實的，均仔慘哼一聲，登時陷入半昏迷狀態，龍飛同時往後移向門旁，一腳將另一邊要撲來的探員掃個正著。前座的譚輝待要拔槍出來，他反在背後的手一扭車門，整個人翻出車外，動作若流水行雲，非常好看。

龍飛一著地彈了起來，往機場的方向奔去。

譚輝和其他兩輛車的大漢搶了下來，往龍飛追去。

龍飛的速度非常快，若非手給反鎖身後，早拋離了狂追而來的警員。

幸好車子剛駛離機場，不到三分鐘他已奔上機場大廈裏，後面譚輝等愈追愈近。

龍飛亡命地衝進毗鄰機場大廈停車場內，譚輝等這時剛追到，暴喝道：「停下！」

龍飛出乎意外地停了下來，卻不轉過頭來，凝定在空廣的停車場中心位置。

譚輝和其他七名探員扇形散開，每人都如臨大敵地舉槍指著龍飛。

譚輝喝道：「好！慢慢蹲低，伏在地上。」

龍飛沒有依言蹲低，卻緩緩將臉向後扭來，一對眼發出奇怪的神色。

譚輝打了個手號，左右兩名探員已準備撲前，以武力制服龍飛，忽然間虛空中響起「勒！勒！」電流交擊的聲響。

驚人的事發生在眼前。

四道強光由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地上，由遠至近迅速延伸往龍飛身上。四道電光纏體而上，化成一條纏繞的光龍，耀人眼目的強光裏，龍飛迅眼間與光龍結合，變成半人半龍的異物。

譚輝等驚恐下一齊無意識地發槍。

槍聲在停車場內轟鳴迴響。

龍飛化成的龍神蹲在地上，披風開展，將整個人罩著，他的披風當日能抵禦烈性炸藥，對於十來二十粒子彈，當然視若等閒。

槍聲稍竭，龍飛大鳥般彈起，幾個起落已躍離了停車場，速度比豹子還要迅捷。

探員們面面相覷，沒法子相信眼前的事實。

※※※

黑煞駕著遊艇，破浪乘風，想到鮮血和鑽石，深心處湧起難以形容的歡快，他準備立即到金指三的夜總會去，索取他應得的報酬。

「嘟！嘟！」

黑煞愕然，將追蹤器從上衣的內袋取出來，只見液晶螢幕上的紅點正在閃跳移動。

黑煞勃然色變，喊道：「媽的！我誓要將你碎屍萬段。」

屢次謀殺龍飛失敗，激起了他天生的凶性，而且不知怎的，當他看到金指三供給有關龍飛的資料和相片時，心中沒由來湧起一股對龍飛的憎恨。

五湖四海加起來也不及的深沉恨意。

他已決定了不擇手段，但求殺死龍飛，以最迅速的方法殺死他，一分鐘他也不能待。

艇尾攪起的浪花，似正在喻示即將來臨的風浪。

※※※

龍飛回復正常的外貌，在公路上駕電單車飛馳著，他的目的地是金指三在南山的別墅，怒火在他心中燃燒著，他身上負著幾百人的血債，要金指三償還。

他不知道黑煞正駕著遊艇趕向陸上對他追殺。

天色由昏暗轉往黑暗。

路燈照耀下的郊區路上，份外冷清。

※※※

金指三的華宅前車水馬龍，賓客盈門，全套黑西裝，手戴白手套的大漢，忙碌地迎迓著嘉賓。

賓客陸續進入華宅內。

這時龍飛來到華宅外，他把電單車推上一個山坡，放在草叢後，往華宅的後方走去，來到離華宅圍牆二百多碼的地方，龍飛伏了下來，審度著形勢，以金指三的身分地位，這座華宅的保安措施可能比元首的府第更嚴密，不過卻難不倒龍神。

龍飛將雙手舉至胸前，左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各造成一個半圓，兩個半圓緩緩合上，奇異的事發生了，當半圓的兩端，亦即是食指和拇指的指尖逐漸接近時，忽各射出一道電光，在四隻指尖間激流閃耀。

龍飛記起了當年在西藏小活佛曾這樣說道：「天地初開時，龍神雖因與魔王鬥爭而分裂成伏羲和女媧，而女媧因煉石補青天，封閉魔王回來的宇宙通道，以致元神耗盡，不能輪迴托世，把這個責任由伏羲一力承擔，但不斷輪迴的伏羲的體內卻藏有龍神的種子，只要他懂得召喚女媧方法，伏羲和女媧便可作短暫的合一，變成龍神。記著，能量是有限的，非到迫不得已，不要隨便合成龍神。」

小活佛的說話便像在一刻鐘前才說一樣，龍飛兩手食拇兩指作出的半圓，終於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圓。

兩半合成一個，電光「蓬」一聲在手指造成的圓圈中爆開。

伏羲在今世輪迴而成的龍飛，通過對女媧的召喚，化成龍神。

強光從東南西北延伸過來，光龍繞體，龍飛再次變成那半人半龍的異物。

龍神彈弓般跳起，來到了一棵選定的樹上，迅速攀上，再藉樹枝一彈，飛鳥般橫越大樹與華宅的空間，閃沒入華宅的屋頂裏。

※※※

黑煞臉帶濃重的殺氣，駕著威力驚人的跑車在路上飛馳，追蹤儀上的紅點愈來愈近中心點，顯示龍飛已在不遠之處。

黑煞心中狂呼：無論如何，這世上再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殺龍飛。

他心中燃燒著火海般的恨意。

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恨意。

※※※

華宅內賓客到齊，廳心放了一張華麗考究的古董大賭桌，桌的中間放了一個大輪盤，大廳東南西北四面牆上各有一個大銀幕，顯示的正是桌心的大輪盤。旁邊還站了位衣著性感冶艷的女司儀，手持輕巧的遙控擴音器。

過百賓客卻是靜悄悄的，予人一種山雨欲來的壓迫感。

「金指三先生到！」

眾賓客肅然望向與正門相對的另一個入口，金指三在寸步不離的四大天王簇擁下，步進廳內，他神情從容，胸有成竹的模樣，確不愧是縱橫不倒的黑道霸主。

龍飛這時回復平常模樣，加上了個遮陽黑鏡，趁眾人眼光集中在金指三身上時，從後廳閃進賓客裏。

金指三龍行虎步來到廳心的大賭桌前，以微笑向四面八方的賓客點頭為禮，這些賓客不但有世界各地三山五嶽的威猛人物，還有當地的富商巨賈、政客明星，當真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金指三雖然暗裏無惡不作，可是表面上卻是個大殷商，每年捐出的善款，最大的一筆必是出於他的手。

「麗嘉女公爵！」司儀再次宣佈。

原本因金指三到場而鬧哄哄的大廳，剎那間靜了下來，燈光逐漸暗淡下來，一道射燈光照著大門。

眾人一時間屏息以待，這麗嘉是近十年來國際賭界最叱咤風雲的奇女子，不但美艷如花，賭術高強，據傳她擁有超自然的第六靈感，所以逢賭必勝，加上手段高明狠辣，不到十年便建立起雄霸西方的賭業，這次肯接受金指三這別開生面的驚天大豪賭，自然是有十分把握。作為賭注的賭城，佔了她財產的四分三。

一個修長的身形進入光圈裏。

眾人一齊呆了起來，連別具用心的龍飛也看傻了眼，一時間忘了此來的任務。

她的美是震懾人心的，瀑布垂流的金髮，空山靈雨般的輪廓帶著維納斯女神的雕塑美，清澈淡藍色的眸子，在貴族式的筆直鼻梁襯托下，有種說不出令人感到心動的傲意，豐潤的紅唇就像大畫家才能勾勒得出來的神來之筆。

她修長苗條的身裁，在黑色垂地的絲質晚服裏，玲瓏浮凸，無論男女都看得透不過氣來。

在燈光的追隨下，她步進大廳裏，步履輕盈有力，像安了彈簧似的。

女公爵吸引了全場目光，使人幾乎忽略了隨在她身後十六名黑色禮服，體形彪悍的大漢，一看便知是百中選一的好手，這群過江龍當然不能對付金指三在此根深蒂固的勢力，不過卻沒有人相信金指三敢對麗嘉不敬，因為江湖無信不立，金指三若毀諾動粗，他數十年來辛苦建立的信譽，將毀於一旦，那比失去所有賭場對他的損失還大。

麗嘉勝雪的肌膚在燈光下閃爍著綢緞般的光輝，令人目眩神迷。

龍飛吸一口氣，將心神從女神般美麗的女公爵身上收回來，在半明半暗的燈光裏望向金指三，只見這橫行當世的黑道霸主目射奇光，一瞬不瞬凝視著接近的女公爵，龍飛心中一震，一種近乎第六靈感的直覺告訴他，金指三今次安排這個賭賽，為的並非賭注，而是女公爵本人。

他究竟為了甚麼？這可能是解開魔王左手之謎的關鍵。

※※※

黑煞腳尖一挑，整架電單車跳了起來，翻側往另一面，強勁的腳力，教人咋舌不已。

他終於追蹤到來。

他的目光轉往千多碼外的華宅，這是整個山頭唯一的屋宇，龍飛不問可知到了裏面去，想起龍飛，瘋狂的恨意立時湧上心頭。

不論如何，他要立即殺死龍飛。

黑煞取出紅外線望遠鏡，在青綠的螢光色裏，華宅門外佈滿大漢。

黑煞感到強烈的興奮和刺激，他酷愛暴力和鮮血，目下正是個難得的機會，最直接是衝進去大殺一輪，當然！還有更美妙的方法，就是把人迫出來，將龍飛迫出來。

他殺性已起，即使有人告訴他這是金指三的巢穴，怕也不能改變他的主意。

※※※

女公爵來到金指三面前，兩人毫不相讓地互相盯視。射燈把他們變成所有目光的集中點。

金指三眼中射出狂熱的神色，舉起食指戴著那怪頭戒指的左手，欲與女公爵相握，一般人都是用右手和人握手，他卻用左手。

女公爵從容道：「對不起，我習慣從不和對手握手的。」她舉起左手輕掠散下來的留海，龍飛注意到她左手尾指套了個指環，在射燈下金光爍動，可惜距離太遠了，看不清楚環上的紋飾。

金指三臉容不變，緩緩垂手，跟著神情一振，矍矍雙目掃視全場。看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時，才躊躇志滿地一拍手掌。

負責宣佈的女司儀勾魂大眼水波流轉，嬌聲道：「世紀末大豪賭即將開始，由金指三先生和麗嘉女公爵兩人對賭輪盤，一局定勝負。」

眾人立時熱鬧起來，他們本以為賭博有一番龍爭虎鬥，各出奇謀的過程，怎估到只是一局輪盤，想那輪盤轉動，滾珠落在某一號碼上，還不是剎那間的事。

女司儀續道：「金指三先生若輸了，他旗下五十二家賭場全歸勝方；若麗嘉女公爵敗了，她在拉斯維加斯全世界最大的麗嘉賭城，將屬金指三所有。」

眾人又是一番擾攘，大感刺激，龍飛也為之咋舌，同時心中感到其中另有陰謀。

金指三插入道：「我還有一個條件，只不知女公爵是否答應。」

眾人立時靜了下來，靜至落針可聞，金指三節外生枝，引起了眾人的好奇心。

女公爵也露出好奇的神色，金指三最初約她豪賭時，曾說過尚有一個條件，那只是舉手之勞的一件事，她大可以拒絕，不過卻要臨場才能宣佈，拒絕與否並不影響早先定下的注碼。

金指三待了一會，到眾人都心癢難熬時，才道：「假若我金指三輸了，我想請女公爵當眾脫下尾指指環，送給我留為紀念。」

眾人愕然，沒有人想到金指三有這個似乎是非常浪漫的提議。

女公爵美麗的俏臉閃過一絲錯愕的神色，幾乎想也沒想便道：「對不起，金指三先生，我想我是有拒絕的權利，是嗎？」

眾人一時議論紛紛，一隻戒指比起贏回的五十二間賭場，算那碼子的一回事。

金指三卻絲毫不以為怪，微微一笑道：「那讓我再作另一個提議，假若我金指三贏了，我不要你的賭城，只要你當眾脫下戒指送給我。」

這一提議立時引起滔天巨浪的回響，眾人驚異莫名，難道一隻戒指比世界最大的賭城還值錢？金指三一是瘋了，一是另有目的。

龍飛也給弄得糊塗起來，百思不得其解。

女公爵臉上現出非常奇怪的神色，那揉合了震驚、憤怒和猜疑，不過很快回復原先的平靜，斷然道：「對不起，我仍要拒絕你。」

眾人中有人叫了起來，嘆息女公爵平白錯失了這個機會。

金指三仰天狂笑起來，聲浪在大廳內迴盪著，倏然忽止，冷然道：「好！我已得到了最滿意的答案，你可以揀一個色，只要滾珠落在那個色上，便算勝出，否則作負論。」

輪盤上只有紅和黑兩個色，滾珠不是落在紅色便是黑色，這個賭法確是乾淨俐落。

女公爵道：「紅色！」

金指三長笑道：「那我便要黑色。請！」

兩人分坐在大賭桌的兩方。

司儀公佈道：「世紀末大豪賭，現在開始。」

負責輪盤的人向豪賭的雙方打了個招呼，將手在空中誇張地轉了三個圈，一指按在發動輪盤的按鈕上。

輪盤開始飛快轉動。

四面牆上的大螢幕同時亮起來，轉動的輪盤清晰地顯現在幕上。

射燈造成的圓形光暈，恰好籠罩著賭桌、輪盤和對陣的兩個男女。

金指三一手捏著左手食指的半人半獸環，兩眼似欲突眶而出，凝視著飛快轉動的輪盤。

女公爵閉上一對長長的秀目，雙掌十隻纖長的手指扇狀散開來，尾指相觸，同按在眉心處，秀美的容顏，有若一尊白玉雕成的女神像。

龍飛這時成功地擠到賭桌旁，恰好站在對峙兩人的中側處，他忽地明白了這賭桌上較量的並非運氣，而是精神的力量，兩人同是有超自然力量的人，能以精神控制輪盤上滾珠的走動。

輪盤逐漸緩下來，滾珠仍然飛快地走動。

剎那的時間，像世紀般漫長。

# 第七章 護花使者

黑夜的叢林裏，紅色的跑車像深夜出沒的猛獸，緩緩向獵物推進，最後停了下來。

這個小山坡比金指三的華宅只高了少許，可以俯瞰大門的位置。

黑煞開門下車，打開車尾蓋，赫然放置了一個肩托式的炮彈發射器。

他要幹甚麼？

※※※

輪盤愈來愈慢，滾珠開始一格一格地跳動，紅、黑、紅、黑……

旁觀的人都緊張起來，甚至急速喘氣的聲音此起彼落。

金指三兩眼突得更厲害，嘴唇顫動，捏著指環的手指節因過份用力而發白。

女公爵眼睫毛不斷跳動，按著眉心的尾指不住抖震。

輪盤終於停下來，滾珠愈走愈慢，眼看停在紅色上，忽又一下滾到黑色上，又再滾動……

金指三和女公爵同時露出吃力的神色，兩人的精神力量決戰到了生死立判的時刻。

龍飛將手垂下檯底，兩手圈起半圓，電光在指尖間流過，他正召喚女媧的力量。

金指三眼中射出狂怒的神色，他邪惡的心靈感到外力的侵入，幫助女公爵對付自己，不過目下已無暇理會，運聚全神，停下的滾珠終於多移一格，再落到黑色上。

女公爵猛睜秀目，心力交瘁，她知道自己輸定了，就在這時，她感到一股力量的加入，珠子奇蹟地再跳一格，落到紅色上。

金指三無力再戰，驀地狂吼轟立起來，眾人大驚失色，就在同一時間，「轟」！窗門碎裂，跟著一團煙霧在大廳正中空間爆開。

「催淚彈！」

金指三一呆，連他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第二枚催淚彈已刺進廳內。

女公爵臉色一變，聲如寒冰道：「你這陰謀家。」一翻手，一枝手槍來到了雪白的纖手裏，槍嘴揚起。

金指三連叫「這是誤會」的時間也沒有，一個倒翻向後滾了開去。

「砰」！

女公爵一槍射空，狸貓般躍過大賭桌，向金指三追去，看她的神情，不殺金指三是誓不甘休的了。

她身後十六名手下紛紛拔出武器，金指三方面的人又豈非善類，一時槍聲卜卜。

催淚氣激散至大廳內每一寸空間，嗆咳聲、叫喊聲、人和物倒地的聲音交雜在一起，織造出混亂之極的場面。

很多人無意識地往大門衝去。

女公爵飛越賭桌，只見金指三在四大天王的掩護下向內廳退去，四大天王顯然受不住強烈的催淚氣，不斷嗆咳著，但金指三卻精神矍矍，一些影響也沒有。

女公爵本人對氣體亦是一無所懼，舉槍即射。

四大天王確是高手，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不但立時以身體遮擋著往後退的金指三，四枝槍同時轟鳴。

女公爵一個閃身，滾了開去，四槍射空。

四大天王待要追擊，金指三喝道：「不要，由秘道退走。」跟著狂叫道：「生擒女公爵！不要傷她。」

附近的手下轟然應命，四大天王護著金指三退入內廳。

廳的上空再爆了另兩枚催淚彈，這時連金指三的手下也受不住往大門和內廳方面撤走，女公爵高叫道：「先殺金指三。」一把扯掉晚禮服的下截，露出雪白動人的大腿，原來她長裙的下半截是駁上去，一扯開，下面是條緊身的熱褲，當先往內廳衝去。

「轟」！「砰」！

四個隨著她衝前的手下濺血倒下。

女公爵再轟一槍，膛上沒有了子彈，一名金指三的手下側撲出來，一掌劈掉她的手槍，女公爵反應極快，一下側膝，將來犯者撞得倒飛開去，這時金指三在四大天王護送下，退入了內廳。

女公爵非常有膽色，繼續搶前，內廳裏十多名大漢湧出，拳腳齊施，女公爵一時間落在下風，欲退無方。這數人都戴著防毒面具，所以身手絲毫不受瀰漫廳內的氣體所阻。

就在要遭人生擒活捉之際，一個男子橫裏衝出，此人身手勇猛若雄獅斑豹，肘頂膝撞，兼且轉動靈活，十多名大漢轉眼間倒滿一地。

女公爵叫道：「你是誰？」

來人當然是龍飛，喝道：「和你一樣，想幹掉金指三，快來！」帶頭撲進內廳。女公爵回頭一看，白茫茫的氣體裏，自己的手下全倒在血泊裏，所有人都往大門處奔去，一咬牙，向龍飛追去。

※※※

在紅外線瞄準夜視器裏，黑煞對準每一個從大門奔出來的人，只是沒有龍飛。

黑煞冷哼一聲，左手取起身旁的重型手提機槍，將長長的子彈帶在右手纏了幾圈，步伐肯定有力地向金指三像世界末日般的華宅走去。

黑煞心中奇怪，他射了十枚催淚彈往屋裏，難道還不足以將龍飛迫出來。

※※※

龍飛和女公爵先後撲入內廳，同時呆了起來，只見金指三的四大天王，戴著防毒面具，正嚴陣以待，他們都奉有嚴令，只能活捉女公爵，卻不能傷她，所以沒有人拿槍在手，不過以他們的身手，有槍和沒槍同樣可怕。

女公爵踏前兩步，站在龍飛前，喝道：「叫金指三出來。」這批人帶了防毒面具，更使她相信金指三這個賭局，是對付她的一個陰謀，豈知這些面具，只是常備之物，臨時派上用場。

不過陰差陽錯下，這已成了個不能解開的誤會死結。

大天王踏前一步道：「麗嘉女公爵，今次只是個誤會，金爺必會有所交待，目下請女公爵走一趟，往見金爺。」他語調冰寒，一點不帶絲毫感情。

女公爵笑了笑，哂道：「誤會！」一腳飛出，大天王靈活閃開。

其他三天王怒喝撲上，龍飛搶前，激鬥展開，龍飛和女公爵，變成並肩作戰的伙伴。

※※※

黑煞大模斯樣往華宅推進，賓客從大閘處湧出來，車輛橫七豎八地擺在路上，顯然剛才逃走時情急下發生了碰撞的意外，所以逃命的人只能靠他們的雙腳，沒有人想到黑道梟雄金指三的宴會竟弄到這般田地。

黑煞的機槍火光閃現，迎面來的人紛紛濺血倒下，一時間狼奔鼠竄，混亂上再加上混亂。

湧出來的人有很多是金指三的手下，立時還擊。

槍彈射到黑煞身上，火光暴閃，而驚人的是黑煞依然悍然無恙，西服上雖是彈痕累累，他卻像沒事地向前推進，強大的機槍造成的火力網，向對他反擊的人捲去，擋者披靡，不一會他已闖往廳裏。

黑煞天性裏的殘暴和對人類的仇恨火山般爆發，見人就殺，喉嚨響起野獸般被血腥激起的鳴聲。

一時間機槍聲、火光、煙屑充斥著整個空間，玻璃窗雨點般碎下，傢俬化成飄飛的碎片。

黑煞停了火，因為視野範圍內再沒有能動的生物，他的眼光轉往內廳的入口，毫不猶豫大步走去。

內廳的打鬥正如火如荼，龍飛一人力敵大天王、二天王和四天王，而女公爵則和三天王殊死搏鬥。

一個黑影現身大門處。

龍飛警覺望去，剛好看到黑煞的機槍槍嘴揚起，他心中昇起一個念頭，就是對方的目標定是女公爵，立時將勢就勢，將二天王一腳踢得往黑煞處飛過去。

黑煞的機槍火光閃冒，二天王給射進體內的槍彈帶得在空中不斷跳動，詭異怕人。

其他三天王同時一呆。

龍飛乘機往女公爵撲去，一把摟著她的腰，兩人才往地上滾去，黑煞的機槍無情地響起。

其他三大天王浴血倒下，身體幾乎沒有一吋完整的地方，黑煞機槍的每一粒子彈，都能將整條腿轟斷為兩截。

龍飛和女公爵兩人連滾帶跑，從內廳的後門逃了出去。

黑煞大步跟前，當他要由後門退出時，背後異響傳來，黑煞想也不想，回身掃射。

身後十多名大漢紛紛舉槍反擊，紛紛拋退倒地，鮮血四濺。

「突」！「突」！

子彈終於射盡。

在火屑煙霧裏，黑煞駭然發覺有個屹立不倒的人。

金指三。

金指三站在濺血倒地的屍體上，舌頭舐著唇角，臉上神色猙獰，兩眼射出閃電般的光芒，厲視黑煞。槍彈對他竟一點作用也沒有。

黑煞一手將機槍拋掉，「蓬！」一聲撞在佈滿彈孔的牆上。

兩對目光在虛空中交擊。

金指三道：「黑煞！」

黑煞道：「金指三！」

金指三說了句非常奇怪的話道：「你明白了。」

黑煞緩緩舉起左手，豎起戴著一顆大鑽戒的中指，沉聲道：「他們在那裏？」

金指三道：「你真的明白了嗎？」

黑煞仰天長噑，就像餓狼叫鳴，狂暴地道：「我明白了，由出生那天開始我便在找你們，我明白了。主人回來的時間亦到了。」

金指三道：「我們也在找你，所以你在這裏。」說罷緩緩舉起左手，豎高戴著半人獸環的食指。

兩人一齊狂笑起來，就像久別重逢的老友。

警車聲適時在屋外響起。

黑煞神情一動，手探入懷裏。

金指三道：「我們的敵人是龍神，走！由秘道走，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

這時龍飛和女公爵已逃離華宅，龍飛道：「你等我一會。」警車聲在不遠處傳來。

女公爵呆了一呆，心中對這威武的男子生起了一股難以形容的感覺，兩人雖是初相識，卻共歷患難，出生入死。

不一會龍飛推著電單車走了出來，叫道：「上車吧！」

女公爵搖頭道：「不！你走吧。我自有打算。」

龍飛急道：「你在這裏人生路不熟，金指三怎肯放過你。」

女公爵咬牙切齒道：「金指三，我和他誓不兩立。」

龍飛道：「上車吧！我在海邊有所僻靜的小屋，暫時到那裏避一避。」

女公爵沉吟半晌，坐上了龍飛的電單車尾，絕塵而去。

※※※

滿目瘡痍的大廳裏，重案組的譚輝呆呆站著，其他探員醫護人員忙碌地工作著。

均仔來到他身邊，道：「輝少，我看這件案多多少少也和龍飛有關係。」

譚輝木然道：「我在懷念著他。」望了四周一片，嘆道：「你看！是否世界末日提早來臨了。」

均仔道：「放心，在你死前還有好一段快樂日子。輝少，你叫我盡量調查龍飛的身世，現在有點眉目了。」

譚輝精神一振，喝道：「有屁快放！」

均仔道：「禮貌一點。」看到譚輝雙眼一瞪，嚇了一跳，連忙道：「龍飛原來是個棄嬰。」

譚輝愕然道：「他不是過世富商龍昇的兒子嗎？」

均仔道：「龍昇夫婦只是收養龍飛的人，我找到了跟隨龍昇夫婦十多年的老傭人，她告訴我龍飛是個尼姑生的私生子。」

譚輝叫道：「甚麼？」他忘形一叫，立時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均仔壓低聲音道：「這事相當離奇，龍昇太太一向信佛，與一間寺廟的尼姑來往甚密，而庵堂裏其中一個有很好聲譽的尼姑忽然有了孕，這成了大醜聞。

尼姑離開了寺廟，一天晚上，摸上來找到龍昇夫人，請她收養出生了的嬰兒，不知怎的，龍昇夫人一見到那嬰兒便歡喜，答應下來，那尼姑臨走前誓言道自己從沒有碰過任何男人，十天後那尼姑懸樑死了，你說這是否曲折離奇。」

譚輝喃喃道：「這麼說，那嬰兒就是龍飛了，他是否外星人托世？」眼中射出恐懼的神情。

※※※

海浪溫柔地拍著岸邊，岸旁一間孤零零的平房裏，透射出昏弱的燈光。

浴室的水嘩啦啦在響，不一會披上男裝浴袍的女公爵，從浴室走了出來，晶瑩粉嫩的臉頰上還有幾粒水珠，洗後的秀髮在燈光下閃爍著近乎金屬的色彩。

龍飛挨在窗前，遙望窗外的海景，聽到身後的聲響，回過頭來，被女公爵絕世姿容所懾，一時看傻了眼。

女公爵往房走去道：「休息了，不要打擾我，明天一早我便要走。」

龍飛呆了一呆，女公爵語氣裏有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

她不待龍飛答話，走進房內，「砰」一聲關上門。

龍飛苦笑起來，枉自己一片好心，卻換來如此對待。推開門，走往海灘，連吸兩口新鮮空氣。

這時是凌晨三時多，還有兩個多小時才天光，真是漫長的一夜。

一彎新月，高懸在虛空裏。

他找到一塊又大又平滑的大石，坐了下來，捧著頭，腦裏一片空白。

一個接一個的慘禍，壞人好人同樣被無情屠殺，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魔典》上說，龍神將是唯一能阻止魔王的左手為魔王回來鋪路的人，魔王的左手又是甚麼東西？是一個人？又或是可怖的異物？金指三和那兇狠的黑人在扮演甚麼角色？女公爵為何會捲入這個漩渦？一大串無法解決的問題，橫亙在他胸臆間，使他痛苦得呻吟起來。

唯一方法，就是往西藏一行，試試小活佛的通世灌頂大法，看看靈不靈光。

想到這裏心神一動，回頭望去，女公爵優美的身形，盈盈俏立，她穿上龍飛的男服，另有一種動人的風韻。

龍飛道：「睡不著嗎？」

女公爵來到他身旁坐下，拿起一塊石子，往海上拋去，發出「咚！」的一聲，打碎了水中月影。

一時間兩人默然無語。

水面化出的漣漪，惹起一個又一個月照下的光環。

女公爵輕聲道：「你怪我不近人情嗎？由小開始，我便不喜歡與其他孩子一起玩，人人都說我是孤獨的人，不知怎的，我心中存有很多怨恨和憤怒，或者我是個天生憤世嫉俗的人，並不喜歡其他人。」

龍飛側頭望去，剛好看到女公爵雕塑般完美的側面線條，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上天待你不薄啊，給了你這麼多好東西，當然！除了金指三。」

女公爵冷然道：「我要殺了他。」心中一動，望向龍飛道：「我和金指三兩人力圖以精神力量去影響滾珠的落位時，是否你助了我一臂之力。」

龍飛道：「你以為還有誰？」

女公爵道：「從來沒有人在賭桌上勝過我，不過金指三的精神力量比我還強大。」

龍飛有興趣地問道：「你甚麼時候發覺自己擁有這種精神異力？」

女公爵沉吟半晌，道：「自小便有，我在孤兒院長大，人人都不喜歡我，說我怪，我晚上作噩夢時發出的尖叫聲，常把同房住的其他孩子嚇得半死。」

龍飛道：「我也是個被噩夢困擾的人，你夢到甚麼？」

女公爵道：「不！我不想再提，孤兒院有位蘭修女對我很好，教我唸經，教我去愛人，不過始終學不好，可是那些噩夢愈來愈少了。」

龍飛心想看來她的確學得不太好，否則也不會做了賭界的大阿姐，想到另一個問題，道：「很奇怪！你和金指三都不怕催淚氣體。」

女公爵道：「有甚麼奇怪，你不是也不怕嗎？」

龍飛心想我怎麼同，我是伏羲轉世的龍神，不過卻怎能說出口。

女公爵道：「你和金指三有甚麼過節，為何要助我？」

龍飛道：「但願我能知道。」

女公爵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我第一眼看見你時，心中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像是已認識了你很久很久，我……所以不知不覺說了這麼多話。」

龍飛笑道：「可能前世我們是夫妻也說不定。」

女公爵看到龍飛灼灼眼神火熱地望著自己，臉上一紅，垂下頭來，輕聲道：「或者我們前世是大仇家也說不定。」

# 第八章 武則天復活

在金指三一座隱秘的別墅裏，金指三和黑煞兩人來到一道關上的門前，門上有兩個大銅環，金指三拿起其中一個，在門上拍打了三下。

「咚！咚！咚！」

門聲遠遠傳去。

金指三推門進內，臉上有種罕有的慎重神色，就像臣下覲見有無上權威的帝皇。

黑煞緊跟其後。

這兩人關係顛顛倒倒，教人摸不著頭腦。

門內是個廣闊的大堂，大堂中央放了黑煞運來的那個大木箱子，蓋打了開來，栩栩如生的武則天安詳地躺在裏面。

大堂是長方形的，空廣別無他物，在對著門一端的牆上畫了一幅十多呎見方的大壁畫。

一張令人怵目驚心的畫。

那是半人半獸的魔王和一條龍的鬥爭。

魔王獸首人身，左手握著一把電光閃爍的長刀，赫然是蚩尤當年大戰黃帝，現在給壓在西藏小活佛神廟那水晶罩下的魔刀。右手緊抓著龍尾。臉相猙獰，血口大張，露出森森的尖牙。

巨龍轉身緊咬魔王持刀的左手，血肉濺飛。

在左上方的虛空處有個大圓洞，畫中一條條旋風般從圓洞捲來的線條，清楚顯示了魔王是從那個洞闖到這個畫面的空間內。

畫工精細，鬼斧神工，使人能感到那一戰的慘烈和悲壯。

黑煞全身麻木，瞪著那畫，不能言語，心神全投進畫內，那是他每晚也夢見的情景，自出生以來，這個夢便像影子般從不離開他，使他心中充滿仇恨的情緒。

「誰畫的？」黑煞道。

在金指三回答前，一個雄壯的聲音道：「是我畫的。」

黑煞怵然望去，原來畫前有張高背的太師椅，因為背向著他，而黑煞又太集中精神在畫內，所以看不到有人。

那人一隻左手伸了出來，輕輕拍打著扶手，拇指戴著的玉班指，觸著扶手，發出「篤！篤！」的聲音。

金指三躬身道：「老大！他來了。」

椅子旋動起來，原來椅子所在的地面是活動的。

黑煞雙目一睜，椅背前竟有兩個人。

坐在椅上是位不怒而威、氣勢沉猛、相貌堂堂的中年紳士，竟然就是日本首屈一指大富豪、獨家贊助「武則天乾陵出土文物世界巡迴大展」的武夫先生。

他身旁站了位臉容悽苦，高瘦佝僂、滿臉皺紋的老僕人，假設珍妮在這裏，便可以認出他是當日在餐廳外，窺視她和龍飛吃早餐的老人。

黑煞道：「你是誰？」

武夫伸手示意他看背後那張畫，道：「我們都是主人的左手，他的僕人，我們在這個宇宙裏不斷輪迴，就是為主人的回來鋪路，讓他來消滅所有人類，龍的子孫。」

黑煞道：「我明白，但又不明白。」

武夫仰天長嘆道：「這宇宙畢竟和我們原先的宇宙不同，在以前的宇宙裏，生命是無限的，自然死亡並不存在於那裏。但這裏生生死死，循環不休，只有通過輪迴，生命才能延續，可恨每一次輪迴，都會將我們最初的記憶減弱，所以你才不明白，不過，你很快便會明白一切。」

黑煞道：「很快？」

武夫道：「當主人的寶刀再次出現時，你就會明白，只有到那一刻，我們和主人分離時的記憶和能力，才能完全恢復過來，在目前，你和我所知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

黑煞道：「主人的刀在那裏？」

武夫道：「主人的刀在遠古時代便失去了蹤影，不過不用擔心，我這些天來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出現的日子已經來臨，現在我們唯一的障礙是龍飛。」

黑煞眼中射出仇恨的神色，咬牙道：「龍飛！」

武夫道：「當年主人和龍神的鬥爭裏，龍神被主人劈成兩半，分裂成女媧和……噢！」伸手托著額頭，像是非常痛苦的樣子。

站在武夫旁邊的老僕人立時取出一個長方形的盒子，打開，取出了一支長長的銀針，刺在他頸後的穴位上。

長長吁出一口氣，舒緩了很多，武夫嘆道：「這可惡的頭痛……」續道：「龍神分裂成女媧和伏羲，主人亦給龍神分裂時釋放的能量，迫回原本的宇宙空間去，女媧為了封閉貫通兩個宇宙間的通道，耗用了能量，失去了輪迴的能力，只能潛藏入大地裏，而伏羲便不斷輪迴，成為今世的龍飛，當龍飛召喚潛藏的女媧時，便可以變為龍神。當年龍神分裂成伏羲女媧時，祂的血流進了海裏，孕育出這世界的生命，所以人類也是龍神的子孫，我們要消滅的對象。」

黑煞怒吼一聲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剷除龍飛，主人一定會回來。」伸手入懷拿出追蹤器，沉聲道：「它會帶我們去找龍飛。」

金指三一直一言不發，這刻也激動起來，狂呼道：「主人一定會回來，毀滅一切生命。」

武夫將左手伸出，黑煞和金指三激動踏前，三隻左手緊握在一起，大堂內無風自動，吹得四個人衣袂飄飛。

那老僕人眼簾低垂，一點不讓別人看到他的心事。

當三人的左手緊握在一起時，木箱中的武則天眼簾劇烈抖動起來。

三人一齊狂叫道：「一定會回來。」

武則天的鳳眼倏地張開，射出兩道冰冷的寒芒，她左手無名指上的玉環也發出奇異的綠芒。

※※※

在西藏小活佛的神廟裏，地下殿堂水晶罩內的魔刀不斷跳起跌下，血紅的光芒在刀身上流轉。

藏僧團團圍著水晶罩，頌唸鎮魔的經咒。

小活佛站在水晶罩前，眼中射出擔憂的神色道：「危機愈來愈近了，我感覺到魔氣在不斷增長。龍飛怎麼還沒來，難道人類一九九九年要經歷的悲慘命運，連龍神也不能逆轉。」

藏僧們唸得更急了。

※※※

夜涼如水。

一波又一波的浪，輕輕敲打著岸旁的岩石，是那樣地自然而然，永不言倦。

龍飛道：「快天光了，想睡嗎？」

女公爵仰望天上，道：「明天！明天會怎樣？」

龍飛道：「明天，明天我會到西藏去，不過看來那要費一點功夫弄張假護照才行。」

女公爵微笑道：「那包在我身上，算是報答你吧！你到那裏幹甚麼？」

龍飛道：「我……」忽地噤聲不語，露出傾聽的神色。

女公爵變色道：「有車聲！是誰？這麼夜了。」

兩人霍地站起來，剛好看到一輛車從下山的路迅速往他們的所在駛來，這時離他們還有很遠的距離。

女公爵道：「哼！當我真是那麼好欺負嗎？」

龍飛喃喃道：「他們怎能跟蹤來此。」驀地跳了起來，道：「我明白了。」向屋子衝去。

女公爵在後叫道：「你幹甚麼？」

龍飛的聲音遠遠傳來道：「讓我引開他們。」

女公爵又氣又急地叫道：「小心點呀！」驀地住口，心中奇道：麗嘉，你怎麼喇？除了那慈詳的蘭修女，你竟然關心起人來，而且是個初相識的男子。

屋旁傳來電單車引擎發動的聲音，跟著龍飛騎著電單車風馳電掣去了。

那輛車這時剛駛到，血紅的跑車，筆直掠過屋子，往龍飛的方向追去。

跑車內坐著的是黑煞和金指三。

金指三舐著唇邊，神情興奮。

黑煞專心駕駛，那追蹤儀貼放在駕駛板上，代表龍飛的紅點正慢慢移向中央的方格，表示逐漸接近龍飛，當紅點搭正中央方格時，紅點會變成綠點，那是追上龍飛的一刻。

黑煞忽地來了個急轉，踏盡油門，跑車箭矢般飆前，同時車頭左右兩方的蓋子彈了起來，露出發射榴彈炮的炮管。

龍飛的電單車在前面飛馳著。

金指三道：「沒有女公爵。」

黑煞獰笑道：「先解決這小子，女公爵能躲到那裏去。」

黑煞按住發射的鈕子。

兩道火光，劃破空氣，呼嘯著向龍飛射去。

龍飛像是背後長了眼睛，電單車加速飆前，同時彎往貼山的一邊。

「蓬」！「蓬」！

兩個榴彈在龍飛車後爆開，這些榴彈非常歹毒，藏有尖銳的碎片，龍飛慘哼一聲，一塊榴彈片刺進他左肩的肌肉，當不是龍神時，普通的槍彈刀劍亦可以傷他。

金指三探頭往窗外，機槍向龍飛作連珠掃射，一時間火光閃爆。

另兩支榴彈同時射出。

龍飛急拐橫衝上一條小路，在僅可容電單車經過的泥石路往山上去，榴彈登時落空。

黑煞措手不及，跑車衝過了頭。

跑車在「嘎！嘎！」聲中停了下來，倒退回去。

兩人提槍衝出車外，往山上徒步追去。

狂奔了約二十分鐘，柳暗花明，眼前出現了一個倉庫模樣的巨型木構建築，不過目下野草蔓生，顯是廢棄已久。

黑煞望向手上的追蹤儀，沉聲道：「在裏面。」

兩人毫無懼色地推進，踏入倉庫前廣闊的空地，那輛電單車擺泊在另一端，卻沒有龍飛。

兩人凝神聚氣。

一把聲音在身後響起道：「貴客來臨，有失遠迎。」

兩人猛地轉身，龍飛卓立他們後方。

金指三舉起機槍，同一時間龍飛兩手分別造成的半圓，合在一起，東南西北四道電光，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延伸往龍飛的腳下，化成光龍，纏身而上。

金指三和黑煞兩人受強光所眩，不自覺往後退去。

龍神現形。

※※※

就在龍飛呼喚潛藏大地內的女媧時，同一剎那在金指三秘密別墅的大堂內，躺在木箱中的武則天驀地彈了起來，立在箱中。

大堂內忽地捲起狂風，武則天的金箔綴成的古代袍服，飄飛亂舞，她一對鳳目射出森厲的光芒，頭部緩緩轉動。

武夫這時仍坐在椅上，旁邊那老僕人依然陰沉地低著頭，教人看不透他的心事。

武夫狂笑道：「終於醒來了，經歷了千年的長睡，你終於醒來了。」

武則天臉容冰冷，一點也聽不到武夫的說話，轉動的頭，忽地凝然不動，像是找到遠方的某一個目標。

武則天緩緩昇離木箱，降到地上。

風勢更急了，武則天衣袂飄飄，似欲乘風而去。

跟著她動了，腳不沾地飄往大門去，當她快到大門時，封閉的大門「砰」！一聲猛向外打開。

武則天毫不停滯，飄出門外。

武夫激動地站了起來，高舉雙手，狂喊道：「去！去殺死龍神，在第一道陽光來到時，將他碎屍萬段。」

※※※

金指三和黑煞兩人一齊扳掣，槍彈雨點般向龍神射去。

一時間，煙火充斥整個空間內，直至子彈盒中彈藥射盡。

夜風吹來，煙屑消散裏，龍神的昂藏虎軀挺立不倒，兩眼神光電射，帶著嘲弄盯著金指三和黑煞兩人。

金指三獰笑一聲，拋掉手中的武器，大步向龍神迫去。黑煞和他配合無間，繞到龍神背後，剎那間完成合圍之勢。

龍神好整以暇，似乎一點也不將兩人放在心上。

因著千百年前的奇異仇恨和聯繫，他們注定成為天生的死敵。

龍飛召喚女媧而化成的龍神，感到身體內的能量正在減退中，這數天內他多次動用女媧帶來的力量，使到儲藏的能量大幅下降，所以目下的策略必須速戰速決，否則後果堪虞，這個念頭才閃過，金指三和黑煞已發動雷霆萬鈞的攻勢。

金指三兩掌手指撮合如刀，藉著向前虎撲的勢子，一插眼目，一插前胸，像兩道電光般擊來。

黑煞身高腳長，只一前移，便迫近龍神身後六呎之內，沉肩扭腰，飛起一腳，橫踢龍神腦後側。

龍神雙耳一動，女媧的力量流遍全身，使他的眼耳比常人靈敏百倍！只從風聲去聽，已判知這兩手一腳蘊藏著驚人的力量，足可洞穿石牆，踢斷鐵柱。不但如此，當這兩大凶人進攻時，強大邪惡的精神力量侵進龍神的神經裏，力圖癱瘓龍神抗爭的意志和力量。

明裏暗裏最激烈的惡鬥均在進行。

他們的力量都遠勝人類，比獅虎等猛獸更要凶狂威猛。他們雖利用了人的形體，但能量卻來自最神秘難測的泉源，代表著這層次的宇宙裏正義和邪惡的生死決戰。

龍神便像在一個暴風雨吹襲的小舟上，隨時有舟覆人亡的危險。

龍神猛提精神，一聲低吟，身子向後退去，一退便要撞進黑煞的懷抱裏。

黑煞見他送上門來，心中大喜，竟然凌空收回側踢一腳，改為膝撞，他的腿像個彈簧般靈活，向龍神的尾龍骨處頂去，只要龍神還是人的身體，這一撞將可癱瘓他的脊椎神經，從而影響他全身的舉動。

金指三狂吼一聲，驀地加速，緊迫往後急退的龍神。

龍神眼中神光一閃，背後那披風似的東西無風自動，倏地揚起，恰好拂正黑煞猛撞過來的膝頭。

黑煞慘哼一聲，那披風似的東西有若利刃，夾著排山倒海的力量將他拂得整個人凌空飛起，他危急間舉起雙拳，交叉合併，剛好擋了披風拂面的致命一擊，當他感到那披風並非布料所製，而是重若鱗甲的怪物質時，人已給拋往二十多呎外的空間，「轟隆！」一聲墮進一堆廢鐵雜物裏。

同一時間，龍神扭身蹲低。

金指三見黑煞整個拋後，已知不好，不過此刻豈能後退，左右手刀改直刺為俯刺，猛取龍神雙目。

龍神不閃不避，眼中射出森厲神色。

金指三眼看得手，左邊風聲迫來，一團黑影從龍神身後拂來，原來那怪鱗甲披風被龍神扭身借勁，飛捲過來，拂向他的面門，若給拂正，臉孔休想保持原狀。

金指三人急智生，退和避均已來不及，腳一蹬彈了起來，披風掃正他的左肩，將他帶得打橫拋跌開去，同一時間龍神在他的下陰補了一下重拳，儘管凌空不受力，但龍神拳勁在高速下仍使金指三痛得痙攣起來。

無論龍神、金指三或黑煞，在這個宇宙的層次裏，都要借助人體這臭皮囊，所以亦無可避免受到人體的限制，人的弱點也是他們的弱點，只不過他們的力量千百倍勝於人類，而一般的武器變成在他們前一無用處，只有他們間可以造成對方的傷害。

龍神正欲乘機解決已滾跌地上的金指三，風聲從後迫來。

他知道若扭頭反應，將先機盡失，就勢彈起一個空翻，在頭向地腳向天的倒視裏，恰好看到手背和膝頭淌著血的黑煞，手持一條地上拾來長達十多呎長的大鐵枝，正向他插來，若給他插正，即使以他變成龍神後全身長出硬甲的身體，他肯定也給洞體而過。

龍神長嘯一聲，硬生生在虛空裏再來一個翻身，升高了兩呎許，鐵枝在腳底插過，可謂險差毫釐。

黑煞兇性大發，見一刺刺空，猛地抽回鐵枝，欲進行第二下急刺，那知龍神一個跟頭翻下，恰好踏在抽回的鐵枝盡端，黑煞竟將大敵拉往自己的一方。

黑煞大驚失色，棄去鐵枝，向後退去。

龍神如影附形，身後鱗甲披風獵獵飛舞下，借鐵枝一蹬之力，大鳥般凌空飛來。

黑煞眼前一黑。臉門中了一腳，整個人被無情大力踢得滾飛開去。

甫接觸金指三和黑煞兩人已一敗塗地。

這時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間，西方漆黑的星空襯托下，一彎新月灑下微芒的金黃色光，份外動人。

龍神這時全身掠過一陣劇痛，使他身形一滯，心中凜然，這是附在體上女媧能量接近尾聲的現象，當潛藏大地的女媧元靈與他血肉之軀結合時，龐大無匹的能量將他整個身體和衣服的物質改變，物質的分子組合也因而變化，使他體外蓋上一層層堅若精鋼的鱗甲，特別由肩膊延長出來披風似的鱗皮，更蘊含著雄強無匹的能量，造成力場似的強力能量，不但能抵擋強烈的爆破力，還是件靈動自如的犀利武器，不過當變成龍神，又或由龍神變回凡人時，分子內質子電子的組合改變，都會使他受到很大的苦楚，這陣劇痛正是他要由龍神變回凡人的先兆。

龍神眼中光芒電閃，殺機大起，他必須在變回凡人前幹掉眼前這兩個被擊倒地上，暫無還手之力的凶人。

這個念頭才昇起，他的身體已躍離地面，往最近的黑煞撲去。

能量從身體流往向黑煞踏出的一腳，毫不留情的一擊。

眼看要黑煞頭蓋踏個粉碎，背後異變已起，最先是細微的衣袂和金屬片飄飛的聲音在後方遠處響起，剎那間風聲變成了鋪天蓋地的激響，勁風壓來，顯示有異物正凌空以驚人的高速迫來。

龍神心下駭然，放棄了對黑煞的狂攻，猛然掠過黑煞，左腳順勢踏在黑煞前胸，令他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再一蹬彈起，箭矢般往前方飆去。

背後來襲者的速度比他更快，他才蹬前，對方已迫臨身後。

龍神運集全力，鱗皮披風向後拋拂而去，這一下是可將一堵牆拂倒。

「蓬」！

龍神披風拂正對方。

「轟」！

就像兩道電光撞在一起，龍神身後爆起一團藍白的光燄，兩股無堅不摧的能量交擊下，生出有如山洪爆發的力量，龍神整個人斷線風箏般被拋往前方。

身後衣袂獵獵，偷襲者彩蝶般飄飛開去，一團金光冉冉落在龍神身後遠處。

龍神落地後踉蹌兩步，回頭一望，心神大震。

在月色下，一身苗條修長，眉目如畫的古裝美女，盈盈卓立，身上金箔綴成的袍服在夜風中獵獵鏗鏘作響，飛舞飄揚，煞是好看，又有種說不出的詭異，她斜飛入鬢的鳳目，閃射著清冷的光芒，尤其使人驚心。

龍神叫道：「武則天！」

武則天盯著龍神一言不發，閃電般的眼神燃燒著千萬年計歲月也消不了的仇恨。

武則天緩緩昇起，凝定在離地三呎的虛空裏，活像腳踏著無形的檯子，衣袍和金屬片飛揚得更急劇了。

龍神知道武則天正凝聚著邪異的能量，準備對他施展驚天泣鬼的一擊，剛想先發制人，忽感一陣力竭，第二輪劇痛掠遍全身。

龍神心中狂叫道：「女媧！支持下去，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

武則天緩緩移近，兩隻纖美晶瑩有若白雪的手伸出作抓狀，向著他一閤一張，空氣中立現響起「嗤！嗤！」的氣流激動磨擦的尖音，可見其爪之威。

龍神轉身向後飆逃，大鳥般掠往一堆廢物的頂端，再一蹬跳上了廢棄貨倉高達十七、八呎的倉頂，只要掠過倉頂，他便可逃進倉頂後的密林裏，那時要打要逃，勝算都比現在的惡劣處境好得多。

眼看將要成功，腳跟處一緊。

龍神駭然下望，只見長滿硬甲的腳跟處纏著一條金箔長帶，跟著一股無可抗拒的拉力從帶上發出，整個人硬生生給拉下倉頂，向後倒跌回去。

龍神心中叫糟，背後已中了一下重擊，將他擊得向前飛去，「轟隆轟隆」，龍神撞破了倉庫木封的門口，跌進了漆黑的倉庫內部，也不知壓斷了多少倉內的木板雜物，最後掉在倉裏冰冷的水泥地上。

身後衣袂風聲，武則天跟進倉內。

龍神就地滾開。避過了武則天另一下重擊。

龍神一咬牙，勉力提起力量，借背著地之力，雙腳飛起。

「砰」！

這兩腳先後踢中武則天的小腹和高聳的胸脯，可惜龍神體內的能量已是強弩之末，武則天踉蹌退了四、五步，又迫了回來。

「嘎」！

龍神左面一陣劇痛，武則天的衣袖將他拂得向一旁翻滾開去，直到撞在一堆廢鐵上，勢子才止下來。

另一陣劇痛流過全身，龍神駭然下感到身上的硬甲開始空氣般在溶解著變回皮膚及衣物。

女媧的能量逐漸離開他。

風聲迫來。

龍神狂叫一聲，奮起餘力，借腰勁彈了起來。

「呀」！

武則天一手抓來，龍神避之不及，胸前立現五道深可見骨的血痕，跟著武則天衣袖一拂，龍神立時打著轉撞在倉壁上，眼耳口鼻同時溢出血絲來。

武則天一直到現在仍未發出半點人的聲音來，不過她眼中的邪惡光芒卻愈來愈熾烈，她雖是人的形相，卻是另一層次宇宙的生物，是魔王留下來的神秘異物。

龍神護身龍甲一塊塊奇蹟似地消失，似龍非龍的頭面逐漸回復龍飛的模樣。

武則天一步一步再向他迫來。

龍神自知必死，狂喊一聲，向前衝出，一拳向武則天喉嚨擊去。

武則天一指擊出，點正龍神拳頭上。

龍神「蓬！」一聲向後倒跌，「轟」！撞穿了倉庫對著門那面殘舊的牆壁，跌出了倉庫之外。

破洞立時射進黎明的白光，恰好照在衝前追擊的武則天臉上。

奇異的事發生了，武則天全身一震，驀地退後，像對黎明的光芒有極大的畏懼。

站在倉裏陰暗處的武則天，眼中的電芒逐漸減弱，嬌軀搖搖欲墜。

「砰」！一個人搶了進來，步履踉蹌，原來是受了重傷的金指三，黑煞跟著撲了進來。

金指三叫道：「她怕日光。」

黑煞搶前，剛好扶著她軟跌的身體。

金指三望向龍神撞穿的破洞，心有餘悸，他不知龍神已變回凡人，還以為武則天也奈何不了他，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叫道：「走！」

兩人抱著武則天，倉忙去了。

變回凡人的龍飛一身傷痕，躺在倉庫後的草叢裏，全身乏力。

天色漸白。

一個人影出現。

龍飛嚇了一跳，一看下原來是美麗的女公爵麗嘉。

麗嘉一面驚容，趕上來俯身道：「天！是那個死人將你傷成那個樣子。」

龍飛裂嘴苦笑道：「當然是個死人！」

# 第九章 遠赴西藏

龍飛悠然地坐在小酒店的露台上，酒店在一個小山丘上，這個角度恰好可以看到尼泊爾這個小城鎮的全景。

簡陋而有風格的石屋，疏落有致地在酒店四周由聚集而逐漸散佈往四周的山區去，有種音樂般的動人神韻。

灰白、白色，間中點綴著泥紅的建築物，和在遠方隆起的喜馬拉雅山，是如此地水乳交融般的諧協，任何想改變這情景的力量都只會引起人的反感。

輕碎的腳步聲從木樁樓梯傳來。酒店的所有樓梯都是水泥造的，只有這條獨上他們房間的後樓梯是木的。

麗嘉由三天前他們入住這景致怡人的酒店後，每次上落都是用房後的木樓梯。

「啪」！後門打了開來。

一股愉悅泉水般從心眼湧起，龍飛轉頭後望，恰好捕捉到女公爵閃著陽光的俏臉。她這幾天束起了的秀髮，瀟灑輕盈地散垂下，像掛瀑般充盈著動力和生機，青春的氣息匯成不可抗拒的魅力洪流，掩沒了龍飛心靈的大地。

「嗨！你看我買了甚麼東西，今天讓我弄一餐給你嘗嘗。」

龍飛皺眉看著她手上拿著大大小小各類不知名的蔬果雜貨，道：「你懂得弄這些鬼東西嗎？」

麗嘉聳肩道：「橫豎無所事事，找你來作我實驗的白老鼠不是正好嗎。」行雲流水般轉進了與房間比鄰的小廚房裏去。

龍飛聽著廚房裏傳出各式各樣的聲音，心中充盈著安靜幸福，假設自己不是龍神，又或魔王並沒有留下能毀滅人類的左手，一切是多麼幸福和完美。

麗嘉探頭出來叫道：「還有一個好消息……」頓了一頓，看到龍飛注意的模樣，才抿嘴一笑道：「我訂到了往西藏的機票。」

龍飛呆了一呆，連他自己也不敢肯定這是否一個好消息。他轉回身去，俯瞰著陽光漫照下閃閃生光的近處城鎮、遠處山區的動人美景，心神又回到一星期前遭遇武則天的情景。

纖手按在他寬闊的肩膊上，麗嘉溫柔的軟語在耳邊響起道：「你的傷怎樣了？」

龍飛反按著她的手背，感激地道：「好得多了，若不是你，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麗嘉在他身側的椅子坐下，輕聲道：「你是為了我去引開他們才受傷，感激的應該是我才對，除了蘭修女外，你是頭個真心對我好的人。」

龍飛不自覺地兩手緊握著她纖柔的手，道：「也虧了你，我才能如此順利地坐漁船偷渡往菲律賓，再飛來了這裏。你真是有辦法。」

麗嘉抿嘴一笑道：「和金指三這類人交手，不預先安排一、兩條逃路怎成，湊巧下才幫上了你，不過逃走的過程似乎過份順利了一點，以金指三的驚人黑勢力，確不易逃出他的封鎖。」

龍飛道：「可能他受的傷比我還要嚴重，群龍無首下，給我們輕易逃掉，而且你佈下的逃走路線，也應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麗嘉還想說甚麼，忽地俏臉一紅道：「我的手。」

龍飛愕然道：「你的手！」這才省悟到自己緊拿著人家姑娘的手不放，還撫撫捏捏，愛不惜手。

麗嘉輕把左手抽回。

龍飛看見她尾指處套著的闊邊銀指環，猛地想起一個疑團，問道：「你的指環究竟有甚麼特別，金指三連你的賭城也可以不要，卻向你要這個指環。」

麗嘉臉上閃過奇異的神色，避開龍飛的眼光道：「不要問，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龍飛愕然道：「包括你的丈夫在內。」

麗嘉俏臉一紅道：「我還沒有丈夫，將來也不會有。」

龍飛微笑道：「過了今晚再說。」

※※※

在單筒望遠鏡下，只可隱約看到露台上的龍飛和女公爵麗嘉，這處距離他們的小酒店足有兩至三哩的距離，是另一個遙遙相對的山頭上一所孤零零的房子。

金指三放下單筒望遠鏡，習慣地舐舐下唇，嘴角拉開一絲充滿殘酷的笑意，他看來一點傷痕也沒有，體內的奇異邪惡力量使他迅速復原過來。

他轉身望向廳內的大木箱，內裏的武則天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天她受龍飛轉化成龍神的感召，出擊龍飛後，便回復沉睡的狀態，直到抵達這間在尼泊爾的別墅。

坐在高背椅的武夫臉容有若岩石，一點看不出他的感受，靜坐一角的黑煞被遮陽鏡掩蓋了上半邊臉孔，亦像進入了冬眠的狀態，假設不是他的胸口微微起伏，真像是個失去生命的僵屍。

廳內一片死寂。

金指三踏進廳裏，繞著廳心武則天的靈柩走了一個圈子，最後在木箱的一端停了下來，伸出左手，在蓋子上溫柔地撫摸著，食指的恐怖怪頭指環閃閃生光。

屋外的世界雖是陽光漫天，屋內卻是奇異地陰寒和冰冷，一種邪惡的灰暗。

手磨擦著木蓋發出「沙沙」的異響，像毒蛇爬行時發出的聲音。

武夫冷冷道：「不要騷擾她。」

金指三悶哼一聲道：「她像死去了一樣，怎能騷擾她。」手還是停了下來，屋內回復了先前的死寂。

武夫道：「死的只是她的身體，她的精神仍潛藏不滅，經過千多年密藏在陵墓裏的生涯，她的肉身已變成至陰至寒的能量體，所以一遇日光，能量便像冰般在陽光下溶解，不過不用擔心，只要找到主人的寶刀，她便會回復過來，那也是龍神的死期。」

聽到龍神的名字，黑煞冷哼一聲，透出令人不寒而慄的仇恨。

「叮叮！」

門聲響起。

門開。

那臉容悽苦，時常守在武夫背後的老人閃閃縮縮地走進來，似乎對屋內三人有極大的恐懼。

三對凌厲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老人垂頭道：「他們訂了兩張明天到西藏的機票。」

三人霍然神動。

武夫站了起來，負著雙手，緩緩走動。

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馬首是瞻。這被認為世上最富有的人，確有其不怒而威的懾人氣度。

武夫停了下來，環視眾人，沉聲道：「他們往天腳底去，我們便去天腳底，若我估計不錯，主人的刀應該在西藏某一隱秘地點。讓龍神帶我們去那裏。」

金指三眼中射出興奮和狂熱的光芒，呼吸也急速起來。

黑煞霍地站起來，他身長六呎開外，便像一枝標槍忽地豎立，份外有氣勢。

金指三道：「女公爵怎辦，難道我們任她隨龍飛而去？」

武夫喉嚨微響，忽地仰天狂笑起來，笑聲止下，冷冷道：「豺狼便是豺狼，不會變成馴良的羔羊，那是不可移的本性，讓她去吧！主人的回來在千萬年前已注定了的，沒有任何人能加以改變。哈……」

黑煞和金指三跟著狂笑起來。

只有那老者垂下了頭，但眼中卻閃著瘋狂興奮的神采。

※※※

夜涼如水。

龍飛石像般坐在露台的挨椅上，遙望高聳入雲的希穆朗瑪峰，思潮卻在心海內激盪。

事情到了要解決的時刻，雖然他仍不知道「魔王留下來的左手」代表甚麼，但肯定必與金指三、武則天和那黑人有關係。

心神回到自己奇異的生命裏，那是任何想像力也難以捕捉和佔據的領土。

在十八歲以前他像其他的孩子般生活著，富裕的家庭，疼愛他的父母，忽然的一場怪病，令他整個人生天翻地覆地改變過來。

連續七天發著高燒，藥石無靈，至美和至邪惡的視像，驚濤駭浪般衝擊著他心靈的堡壘，他聽到一個來自大地至深處的柔美女聲，呼喚「龍神」的名字，前生千百世的回憶，以他難以辨認的模樣一重又一重地湧上他心靈的崖岸，在他以為自己陷於神經錯亂的崩潰邊緣，在醫生們束手無策下，他霍然而癒。

大家都為他高興時，龍飛已知道自己再不是以前的自己。

他背負著一個與能毀滅人類的邪惡力量抗爭的使命。

他夢到了西藏寺廟裏一把奇怪的刀，夢到了小活佛的笑臉，所以當他最後終於到了西藏，在神廟中遇到了小活佛時，他便知這已是注定了的事，就像沙灘上每粒沙，我們頂上的每條頭髮，每粒每條的命運也注定了一樣。

一九九九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是否也是注定了不能逆轉的命運？

他很快便會知道答案。

鄰室的女公爵傳來細碎的聲響，顯示這美女也像他那樣不能成眠。

露台外清風徐來，天空中星羅棋佈，散發著藍白光芒的天狼星在獵戶座下睥睨得意，有種說不出的驕傲，壯麗的星夜使人心神震撼，不能自已。

時間的長河以一種人難以理解的方式，退後和延伸往過去和將來無限的深處，而生命只是電光石火的發生，在宇宙的一眨眼下煙消雲散，了無痕跡。

龍飛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門響。

麗嘉的腳步聲輕盈地接近。

龍飛道：「你睡不著嗎？」

麗嘉越過他來到露台的欄杆旁，憑欄仰望高原上清晰得不食人間煙火的星空，似此星辰，扣人心弦。

龍飛嗅到麗嘉浴後的體香，心神皆醉。

麗嘉低柔地道：「我時常都在想，我的故鄉並不是這地球，而是天上某一粒星宿，某一永恆的處所。」

龍飛眼上透出悲哀的神色道：「星體的壽命或者比人類的歷史千萬倍地長久，但仍有起始生滅，只有虛空才永恆不變，那才是宇宙永恆的本質，有『存在』便有湮滅，虛空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

麗嘉打了個寒噤，忽然間找不到任何言語。

龍飛道：「生命只像一個漣漪，當她以為自己在擴闊時豈知正是尾聲先兆。」

麗嘉轉過身來，明亮深遠的眸子深深凝進龍飛的眼目裏，以耳語的聲音道：「那生命究竟是為了甚麼？」

龍飛苦笑道：「生命並不為甚麼，人類可以構思任何偉大的目的，可是那並不與生命有任何直接的關係。」

麗嘉道：「那為何我們不去自殺？」

龍飛淡淡一笑道：「生命本身自有一股令我們活下去的力量，使人類不為甚麼，或為了甚麼而活下去。生命的目的，或者正是要找尋生命的目的。」

麗嘉美麗的雙目泛動著動人的神采，與龍飛的眼神鎖在一起，難捨難離，兩人這十多天來雖出生入死，但從沒有感到像此時此地的接近。

麗嘉柔聲道：「你真是隻可怖的魔鬼。」

龍飛嚇了一跳道：「你說甚麼？」

麗嘉毫不猶豫地道：「我說你是魔鬼，只有魔鬼才可以誘惑人說出她深藏的心事，你知道嘛！我從來沒有和人說這麼私人的感受，即管對著蘭修女我也不說，但你！我卻像在前生已有難以分割的連繫和深交。」

龍飛心中掀起難以言喻的顫動，道：「是恨還是愛。」

麗嘉垂頭呢喃道：「我也不知道，我心中有兩個聲音，一個叫我離開你，甚至傷害你；另一個卻叫我接受你，親近你。」

龍飛正容道：「現在那個聲音大一點。」

麗嘉臉飛紅霞，嗔道：「不和你說了，真是魔鬼。」

龍飛見她嬌羞下明艷不可方物，怦然心動，笑道：「你才是魔鬼。」

麗嘉愕然道：「甚麼？」

龍飛道：「若非魔鬼，為何令我這男人不能自制，想著犯罪的勾當。」

麗嘉俏臉更紅。

龍飛站起身來，略一移前，已把麗嘉玲瓏浮凸的身體迫在欄杆之上，身不由己地將這美麗的尤物擠壓著，心中泛起抵死纏綿的感覺。

麗嘉全身一陣陣劇烈抖震，忽地用力要將龍飛推開，龍飛猛舒猿臂，將她摟入懷裏。麗嘉還要掙扎，抬起頭來剛好接觸到龍飛深情的眼神，全身一軟，忘記了掙扎，忘記了自己，當龍飛充滿強烈男性氣息的唇印封在她嬌艷欲滴的紅唇時，她連美麗的星空也忘記了。

她想起的是另一個美麗的天地，一個自小也拒絕去憧憬的世界，那處的天上白雲飄舞，小橋下河水蜿蜒而流。

龍飛離開了她的紅唇，眼神卻沒有絲毫離開她的俏臉，即使是眨眼的剎那。

麗嘉俏臉埋在他的頸項處，身子死命擠進龍飛懷裏，嬌喘細細地道：「你是第一個碰我和吻我的男人。」

龍飛只覺自己已擁著了全世界，快樂像洪水般淹沒了心靈的國土，柔聲道：「我們不應錯過這樣美麗的星夜，是嘛！」

麗嘉扭動身子，「嗯」了一聲，也不知是同意或反對。

「呀」！

龍飛在麗嘉抗議前，已將她攔腰抱起。

在這高原上的小酒店裏，一時春色無邊。

流星劃過深黑的夜空。

在亙古長存的永恆裏閃過令人難忘的一瞬。

※※※

同一時間在離開他們數哩外那所孤零零的房子裏，金指三、黑煞分別坐在兩個角落，而那滿臉悽苦的老者則和武夫坐在廳的正中，武則天的靈柩旁。

武夫猛地露出奇怪的神色，眼中閃動著瘋狂的光芒。

金指三和黑煞兩人愕然望向他。

那悽苦老者伸手在他肩膊上按摩著，沉聲道：「忍耐一點，很快便過去了。」

武夫仰頭張口，喉嚨處發出野獸般的痛苦呻吟。

老者道：「你是眾人的腦袋，身體傳來的痛苦，你一定要忍受，尤其成功已有一半被握在手裏。」

金指三和黑煞兩人露出不解的神色，顯然不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在這生他們失去了很多前世的回憶，使他們記憶中充滿了空白的部份。

武夫咬牙切齒地叫道：「她竟然和他合體交歡，使她的能量流往他處。」

老者道：「但龍神的力量也流往她處，忍耐點，一切很快便會過去。」

武夫忽地全身顫抖起來，口中發出低吟。

「呀」！

武夫捧著頭，像閃電正殛過他的神經。

老者按摩得更急了，眼中閃爍著與武夫同樣的狂熱和恨意。

黑煞道：「老大怎麼了。」

金指三冷然道：「他的頭痛是老毛病，經過了數千年，仍不時發作。」

黑煞似懂非懂地「嗯」了一聲，再沒有追問下去，除了殺死龍神外，其他的他都不關心。

※※※

美麗的星夜逐漸被不知何方飄來的烏雲遮蓋，臨天明前高原上下了一場小雨，雨聲淅瀝，寒氣夾在水氣中川流而來，使人睡得份外香甜。

龍飛被一下尖叫驚醒。

猛然彈起身來。

尖叫來自麗嘉的櫻唇，她雙目緊閉，臉上露出驚懼的神情，汗珠在髮際間隱現，心神被某一個噩夢緊緊攫抓著，光滑晶瑩的玉臂露在被外，還可見一大截雪白粉嫩的酥胸。

龍飛憐惜地側身將她納入懷裏，嘴唇雨點般落到她彈指得破的俏臉上。

麗嘉全身一陣抖震，茫然張開眼來。

龍飛道：「我的小寶貝，不用怕，一切都過去了，那只是一個夢。」

麗嘉呻吟一聲，躲進龍飛的懷抱裏。

龍飛道：「你夢到了甚麼？」

麗嘉顫聲道：「我夢到了一把刀，它在叫我的名字。」

龍飛心神一震，道：「甚麼？」

麗嘉道：「不要再問，求求你，和我造愛，我……我愛你。」

兩人再次攀上靈慾交融的極峰。

# 第十章 通世灌頂大法

吉普車沿著山路往上爬昇，這個位置隱約可見山腰處巍峨聳立的神廟，沿路不時見到緩步而行的朝聖者，他們每走一段路，都伏了下來，誠心禮拜。

三年前當龍飛初來這裏時，恰好逢著大節日，簡陋的公路擠滿了藏民，人車爭道，熱鬧非常。

左邊是山壁，右邊俯瞰層層低去的西藏高原山景，兩個小時的機程便將他們從尼泊爾帶到喜馬拉雅山脈另一邊的神秘國土。

年輕的上智僧負責駕車，龍飛和麗嘉坐在車廂後座。

吉普車經過一段崎嶇的山路，坐在上智旁的上慧興奮地別過臉來，向麗嘉道：「麗嘉小姐，疲倦嗎？」

麗嘉冷冷地搖頭，一點說話的興趣也沒有。

上慧在廟裏慣對著戒絕七情六慾的密宗僧侶，對麗嘉的冷寞絲毫不以為意，續道：「這處是西藏的山區，空氣稀薄，一般住慣低地的人會很不習慣，你的身體一定很好，絲毫不受低氣壓的影響。」

龍飛插入道：「這幾天有沒有特別的事故。」

駕車的上智眉額掠過憂色，道：「那魔物愈來愈難馴服，真叫人擔心，連小活佛也笑不出來，又擔心你那邊的情形，若不是四天前你在尼泊爾打電話給我們，我看能否支持到今天也是問題。」

麗嘉皺眉傾聽，卻沒說話，她只對龍飛一人有興趣，眼光不時溜往他處，其他的人她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龍飛心想這些事不宜在麗嘉前討論，閉口不言。

一時吉普車廂陷進不自然的沉默裏。

※※※

另一架爬山車遠遠吊著他們的吉普車，這車的車頂上放了個長形大箱，赫然是裝載等待復活的武則天靈柩。

車內黑煞和金指三坐前座，武夫和那老者坐後座。

黑煞臉上泛起一個冷酷的微笑，就像見到了到口的獵物，道：「他們的目的地是山上那神廟。」金指三翻閱著手中的地圖，沉聲道：「那是『大日如來宮』，是龍樹菩薩在千多年前親自建立的。主持的小活佛雖然聲名不響，只是因為此人一向低調，在藏人心目中他的地位卻非常崇高。」

武夫悶哼一聲道：「他當然唯恐人知，因為他正是看管主人寶刀的賊，我要他碎屍萬段而死。」

黑煞全身一震，透過車頭擋風玻璃凝望著愈來愈接近的大日如來宮，失聲道：「我曾經看過這地方。」

其他三人均露出注意的神情。

黑煞道：「那天我搶武則天，接觸到她身體時，一個強烈的影像侵進我的神經裏，就是這大日如來宮，那紅白相間的外牆，中間高起的圓頂主殿，我永遠也忘不了。」

金指三眼中燃燒著熾熱的神采，道：「當主人回來時，所有龍神的子孫和龍神都會從這世界被剷除去，宇宙就屬於我們的了。」

武夫冷冷道：「人類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只能困守在地球這方寸之地，登上了月球，便稱自己征服了太空，就像一隻蟻，由一粒沙爬往另一粒沙，然後宣佈大地是牠的。」

金指三道：「只要主人回來，我們便擁有最強大的力量，而龍神的力量已逐漸被大地吸納，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生命，此消彼長下，縱使龍神分裂成的伏羲和女媧，一陽一陰兩股殘餘力量再合起來，也只若螳臂擋車，不堪主人一擊，甚至不堪他左手一擊之威，哈！」仰天狂笑起來。

黑煞和武夫同時笑了起來，連那老者嘴角也牽出一絲笑意，份外使人感到陰森可怖。

他們雖然是非人類的異物，卻盜用了人的形體，所以亦通過「人」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

※※※

吉普車在壯麗神廟前空廣的場地停下，龍飛一眾甫下車，隨侍小活佛旁四小藏師另一名的上戒和一位中年藏僧便迎上來道：「龍神，小活佛請你往後殿。」

麗嘉神情一愕，泛起奇異的表情道：「龍神？」似乎這名字刺激起一點她失去了的記憶。

眾人只以為她因第一次有人這樣稱呼龍飛感到奇怪。

龍飛望向麗嘉，正要說話。

上戒躬身道：「麗嘉小姐休息的地方安排在宮旁的淨院，這位鳩摩上師會帶她往那裏去，舟車勞碌，麗嘉小姐休息一會吧！」

麗嘉乍聞要和龍飛分開，不愉地哼一聲道：「我是女公爵，不是小姐。」

龍飛知道小活佛見他時不想外人在場，輕拍她肩頭道：「我轉頭便來會你，西藏的山川是世上最動人的地方，包保你樂而忘返。」

麗嘉只賣龍飛的賬，柔順地點頭，隨鳩摩上師去了，看著她動人的背影，龍飛心頭充盈著幸福和愉悅，精神一振，只覺自己能應付任何凶險的危難，道：「好！我們去見小活佛。」

在上智，上慧和上戒三人簇擁下，穿過廣闊的廊道，從大日如來宮的正殿旁走往後殿去。

步進殿裏，龍飛心神一震，想不到眼前竟是這種陣仗。

※※※

麗嘉隨著鳩摩上師在山上盤繞的小徑上走著，一邊靠在山壁，另一邊俯瞰山下高起低伏，延綿而去的山脈，閃閃金芒，在日照下使人睜不開眼目。

麗嘉心情一舒。

沿路不見人跡，與正殿前絡繹不絕的參拜者成一鮮明對比，只有在大節日裏，正殿以外的地方才開放給朝聖者。

麗嘉回首望去，只見正殿、中殿、後殿層層高起，氣象萬千，不知要費多少人力和歲月才能在這空氣稀薄的地方，建成如此規模的神廟。

龍飛不知在幹甚麼？

想到龍飛。俏臉一紅，昨晚在小酒店裏的纏綿令她初嘗男女相愛之樂，自出生以來她便覺得這「人的世界」一無是處，她討厭人，但遇著這冤家，一切都改變過來，今她感到生命也可以是充實和有趣。以往這只可以從賭桌上得到，當別人輸掉了畢生的財富時，她就像獲得高潮般猛然攀上歡樂的極峰，連她也分不清楚是勝利的效應，抑或是對方的失敗和痛苦，給予她快樂。

不過那滿足感只是瞬那的閃耀，此後便要待另一局的賭博。在賭桌上，她像貓般玩弄著失敗的老鼠。這並沒有違背蘭修女的教誨，因為賭博是自願的，總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就像其他所有遊戲。

不過沒有像賭桌那樣劇烈和刺激。

但和龍飛的愛，卻是恒久持續，糾纏不休，想起以後能和龍飛攜手同遊，生命一下子變成充滿意義，眼前的景物驀地玲瓏浮凸的清晰起來，「真」起來。

前面帶路的鳩摩上師轉過身來，張手作勢。

麗嘉知他不懂英語，順著他的手勢望去，路盡處有個矮樹林，掩映間可見一座兩層的木構樓房，淨院在望了。

※※※

大殿內佈滿喇嘛，最少也有上千人，他們一個圈一個圈地圍著殿心一個高起的圓台坐著，將大殿的地上變成個人造大圖案，他們動也不動，使人疑惑他們是否睡著了。

高台上小活佛全身法衣，盤膝而升。

香火的氣味瀰漫全殿。

大殿的牆壁上佈滿石雕，大小有致，大的石雕高達二十呎，小的只有呎許，壁上每隔數步便燃起燭火，將殿裏照得火烘烘的。

「嘎」！

殿門在身後閉上。

龍飛有點猝不及防，想不到「通世灌頂大法」在他一到達便舉行，心神轉到麗嘉身上，她會等得不耐煩了。

小活佛身旁四小藏師的上定從喇嘛陣中走出來道：「龍神，快來，時間剛好。」

龍飛皺眉道：「希望灌頂不要三日三夜就好了。」

上定微笑道：「那是我們，在你來前我們已三日三夜不停施功，將精神凝聚，舉行呼喚天上地下力量的儀式，據活佛說，若在第一輪行功不能將你帶進前世，以後成功的機會便微乎其微了。」

龍飛愕然，想了想，大步穿過坐地喇嘛間的空隙，往殿心圓台步去。

這灌頂大法若失敗，敵人將永遠藏在暗處，失敗的可能大大增加。

龍飛緩步踏上圓台，上智等人止步圓台下，盤膝而坐。

龍飛來到小活佛前。

垂簾下視的小活佛猛地張開眼來，眼中閃爆起兩團光亮，龍飛知道他經歷了三天三夜的冥坐，精神力量凝結，眼光充盈著靈力，故有此異像。

一片嗡聲響起，上千喇嘛同時唸起經咒。

「叮！叮！」經鐘敲起。

從原本落針可聞的寂靜，一下子變成詳和肅穆的神聖世界。

小活佛一反平日的嬉笑幽默，嚴肅地道：「坐下！」

龍飛依言坐下。

一股奇怪的感覺湧上心頭，他若是一個空廣的大池，上千喇嘛便像千百條小溪，將他們的力量灌注進他這大池裏。小活佛的聲音像從遙遠的天外傳來道：「人有六識，謂之眼、耳、舌、身、意及阿賴耶。前五識管今世之生老病死，後一識阿賴耶管前生無盡世，今吾等以龍樹秘傳開頂大法，為你啟此靈竅，爾須無思無念，捨今生之障礙，重返前世，切記切記。」

一股熱力，在龍飛小腹燒起。

龍飛怵然一驚，千萬般念頭紛至沓來，一片煩燥，幾乎想跳了起來，幸好及時想起活佛的話，立刻排除雜念，潛心默守，三年前當他初到此地時，連續三個月和小活佛在密室裏，學習密宗無上秘法，終於成功召喚女媧，變成龍神，這一下懾神守中，心靈立時凝聚。腹中的熱力毒蛇般從背後夾脊直衝上玉枕，「轟」！天崩地裂，眼前一黑，已進入一個從未踏足的心靈禁地去。

汗珠從活佛額際流下，剛才龍飛心神驚怵，險些將他拖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這時以他為橋樑的千多名喇嘛，已和龍飛的心靈緊鎖在一起，若龍飛心神失守，他們將全體進入神經錯亂的悲慘世界。

眾喇嘛由低唸經咒，轉而高聲誦唱，一時大殿裏經誦迴環不絕。

史無前例的通世灌頂大法，終於開始。

※※※

經過兩重樓梯，鳩摩將麗嘉帶到三樓一間清幽雅致的房間內。

麗嘉滿意地望出窗外，陽光下江山如畫。

她忍不住叫道：「真美！」心中首次充滿對這世界的愛意，龍飛教懂了她愛是甚麼。她想推開窗花，發覺給一個小鋼鎖鎖著。往下望去，樓下有個大簷篷，屋下的空地上放了個奇怪的長形大箱子，透著詭奇之氣。

她轉過身去，想問一直站在門外的鳩摩上師。驀然臉色大變。

一個高大的黑人站在鳩摩身後，一手摟著他的胸脅處，另一手扭他的頭。

「卡嚓」！

鳩摩連掙扎也來不及，頸骨斷折，頭顱不自然地垂往一側。

麗嘉退後一步，撞在窗花上，退無可退，嬌喝道：「你是誰？」她的背脊剛巧撞在那小鋼鎖上，心中一動。

黑煞身後幾個人大模斯樣走進房來，進至不同的角落。

「砰」！黑煞進房後順手掩門，挨著門眼中凶光閃閃，上下打量著麗嘉動人的胴體，一向從不接近女色的他，似乎對麗嘉特別有興趣。

先進來的金指三站在麗嘉右側，嘿嘿一笑道：「讓我介紹一下，這位是老大武夫先生。」

武夫站在房心，有風度地微微一笑。

麗嘉醒起道：「你就是那日本富豪，原來只是個比其他賊高一點的另一個賊。」這句連金指三也罵在一起。不知怎的，雖落在重重圍困裏，她卻絲毫不懼，好像這幾名凶人並不會傷害她的樣子。

她的左手放在背後，嘗試著扭開鎖著窗花的小鋼鎖，自小她的力量已比一般男孩子大得多，曾將幾個想欺負她的男孩打得骨折腿斷，不成人形。

金指三悠閒地指著黑煞道：「這是黑煞，從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要殺的人從沒有人活得了。」

麗嘉心道：「龍飛又如何，還不是活得好好地。」不過卻沒說出來，身後的鋼鎖已鬆動了一點。她絕不可給對方發覺。

金指三續道：「武大先生身後的是木深醫生，老大的頭痛，就靠他的妙手銀針治理。」

麗嘉道：「這和我有甚麼關係。」

武夫威嚴的聲音接入道：「關係大得很，還有一位在外面，只要你扭頭一看，便可見到她。」

麗嘉愕然，猶豫了半刻，肯定對方不會乘勢出手，才迅速轉頭一瞥，又即回過頭來，冷冷道：「屋下只有一個大箱子，人影也沒有。」

金指三仰天長笑道：「箱中便是我第五位要介紹給你的朋友，曾貴為皇帝的武則天，她現在熟睡了，不過很快便會醒過來。」

麗嘉心中亂成一片，喝道：「你胡說甚麼？」隱隱中卻感到對方說的全部屬實，事情是注定了和應該是這樣的。

武夫道：「我們今次來，是想看一樣東西。」

黑煞不耐煩地道：「拿出你的左手來。」

麗嘉驚得魂飛魄散，僵在那裏，停止了扭鎖的輕微動作，難道這竟給黑煞看穿了。

金指三忽地做了一個奇怪的動作，舉起左手，再用右手將套在食指那半人半獸的怪指環脫了出來。

指環脫去。

只見原本套指環的部份，有一道鮮紅的線，繞指而過，就像另一隻指環，只不過這紅指環是天生的，並不能除下。

麗嘉的反應更奇怪，全身一震，露出難以相信的神色，臉上的血色一下退盡，像死人般蒼白，顫動的唇喃喃道：「不！這不是真的。」

金指三等一點也不奇怪她的劇烈反應。

黑煞舉起左手中指，原來他早脫下那大鑽戒，中指處赫然是另一道紅線，只不過金指三在食指，他卻在中指。

武夫冷笑一聲，脫下戴在拇指的玉班指，另一道血線圈映入麗嘉的眼目。

麗嘉尖叫一聲，像要從噩夢掙扎醒來那樣，恰好那老者木深醫生舉起左掌，向她顯示掌心一個鮮紅的血線圈。

武夫長笑道：「還有武則天，她的血痕在左手無名指處，那也是太陽指，所以她將自己改名為『曌』，正是太陽當空之義。」

麗嘉無力地道：「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木深踏前一步，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厲芒，陰陰地道：「我親愛的麗嘉女公爵，你是隻迷途的恙羊，現在是返回正路的時候了。」

麗嘉搖頭道：「這不是真的。」眼淚從眼角滲出來，變成一粒粒晶瑩的淚珠。

木深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六個人都是來自同一的根源，所以主人才以無上力量，在我們的手留下了千百世也不能消除的印記，讓我們憑此在某一時間聯合起來，搶回失去的寶刀，那並不是俗世的凡品，而是蘊藏著這個時空也從未曾擁有過的力量，人類製造刀劍，只是因他們遺存因子裏藏有對主人寶刀的前世記憶，才東施效顰，模仿而成的劣品。當我們結合在一起，殺死龍神，便可助主人打破以五色石封閉的時空之門，將全人類徹底毀滅。」

麗嘉尖叫道：「不要再說，我不想聽。」

一向沉默被動的木深步步進迫道：「你不想聽，但真正的你卻在留心聽著，我已很老了，為了應付肉身的死亡，我消耗了很多的能量，自千多年前開始，我便不斷在找你們，武則天臨歿時便是我以超凡的醫學使她進入類似冬眠的不死狀態，跟著我找到武夫、金指三、黑煞，現在則是你，脫下你尾指的指環吧！你知我不是在說謊，是嗎？」

麗嘉看著他滿臉悽苦的皺紋，每一條都擁有令人難以抗拒的說服力。

黑煞搶前道：「讓我來給她脫。」

麗嘉尖叫一聲，一腳飛出，當胸踢向黑煞。

黑煞略往後移，避過一腳。

麗嘉狂叫一聲，轉身左手全力一扭。

「啪」！

鋼鎖斷開。

金指三等同時大喝，向她撲去。

麗嘉側肩飛撞，整個人衝開窗花，往下墮去。

眾凶魔撲至窗前，剛好見到麗嘉跌在簷篷上，再一個倒翻落在載著武則天的大木箱上，靈巧彈起，往大日如來宮奔去。

木深止著要追去的眾凶道：「不要追，她是持刀的左手，只有她才能找到寶刀，使我們再次結合。」

※※※

天地旋轉。

龍飛感到整個人、整個靈魂也在旋轉。

殿裏的小活佛和喇嘛，誦唱梵音，逐漸遠退，終於徹底消失。

忽然間他感到沒有了肉身，沒有了重量；沒有了眼，卻看到了所有東西；沒有了耳，卻聽到以前從未聽到過的異響。他感到時空無窮無盡地廷伸，不再囿限在某一時空內，某一宇宙內。

宇宙和宇宙互相連結而又隔離。假設整個我們所處無有盡極的宇宙只是一個孤島，那就有前後上下左右無數的孤島。

星晨在漆黑的夜空閃爍著光芒，星雲星團在恆久不變的虛空裏起始生滅。

「蓬」！

他的心神以螺旋形的情態旋轉而下，每一個旋轉，心神都大幅度地收窄，「哇」一聲，他哭叫起來，原來變成了一個嬰兒，跟著感到重回母體的子宮裏，母體內各種奇怪的聲音，心跳聲、脈搏聲、腹部消化食物的運動聲、血液循環、呼吸聲交織成一幅最動人的生命樂章。當他還在留戀時，心神再變，變成了一位在戰場上指揮若定的上將，軍隊在他的指揮下向敵人堅強的灘頭陣地進擊。

盟軍在登陸諾曼第。

當他省悟到死對頭正是希特拉時，眼前天地再轉，他高踞馬上，看著以千萬計的蒙古鐵騎，潮水般向他湧來，他一握劍柄，決意死戰，大丈夫馬革裏屍，死亦何憾，一股熱血直湧上頭。

景物遷移，他穿著長袍在古希臘的大宮殿中，向著帝星將相，講授他的哲學，心中充盈著和平安詳。

千百世的回憶，剎那間一一掠過心頭。

驀地他再次高踞馬上，一個猙獰醜惡的戰士正在己方大軍重圍的核心處垂死掙扎，五條粗索分別縛在他的頭和四肢上，由手下五名大將騎馬拉扯。

五馬分屍。

龍飛全身一震，失去的前世記憶倒捲而回。

他整個心神由黃帝的肉體扯了出來，在空中俯視著發生的一切，當蚩尤被五馬分屍時，那頭顱高喊「我要回來」，龍飛也狂叫起來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

麗嘉在寂靜無人的山徑狂奔，她很想找上一個人問問，龍飛在那裏？可是所有喇嘛都集中到後殿去，教她能找誰？

她的速度很快，換了常人，在西藏空氣稀薄的山頭這樣奔跑，早已缺氧暈倒，她卻像完全不受這影響。

她很快來到原先的起點，吉普車還停在那裏。

她的心亂成一片，一心只想找到龍飛，他現在成了怒海中的浮木，只有抓著浮木才有一點生機。

她茫然往正殿奔去，無視朝聖者駭然望著她的眼光，殿內雖有很多人，不過一望便知不是小活佛見龍飛的地方。她繞過大日如來像，從正殿後門奔下石階，跳過請勿內進的攔繩，往中殿奔進去。

中殿杳無一人，當她正要趕往後殿時，忽地全身一震，停了下來。

她聽到一個聲音，一個呼喚她的聲音。

「麗嘉！麗嘉！」

那聲音她雖是第一次聽到，但卻具有非常強大的吸引力，就像見到龍飛，雖是初遇，但已若相識了千百世般。

中殿靜如鬼域。

麗嘉呆了半晌，斷定這只是自己的錯覺，剛衝前兩步。

「麗嘉！」

麗嘉愕然止步，這次的呼喚更清楚，她甚至感到那聲音來自地下，她的腳下。

「喇……」

殿心正中一塊地板先下陷，再移往一旁，露出一道長長的石階，往下伸去，漆黑一片。

麗嘉心中興起一股強烈的慾望，往下去的慾望。

她全身顫抖，淚珠從眼角流下，可是腳步卻不由自主朝地道的入口走去。

※※※

龍飛猛地張開眼來，不斷喘氣，汗水濕透了衣衫。

殿內一片死寂。

千百對眼睛一齊集中到他身上。

小活佛道：「你明白了甚麼？」

龍飛深吸一口氣道：「我明白了魔王的左手是甚麼。」

他閉上眼睛，竭力平復經歷前世的驚人經驗。

眾人耐心地等待著。

為了人類的前途等待著。

龍飛緩緩道：「在以億計的歲月前，在另一時空的兩種生物，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決鬥，一面是龍神，另一方是魔王，而只有龍神擁有超越時空的力量，當他落在下風時，便藉這力量來到我們這宇宙裏，豈知魔王啣尾追來，憑著龍神穿破時空留下的通道，也來到這宇宙裏。」

眾人默默聽著這驚心動魄的敘述，只有龍飛的聲音在殿內迴響震動。

龍飛張開眼睛，光芒閃動，續道：「龍神和魔王再次決戰，幸好魔王在這宇宙的速率影響下，能量大幅減退，龍神振起神威，將魔王持劍的左手斬斷，但同時亦給魔王劈作兩半。」

眾人一陣輕吟，為龍神感嘆。

龍飛道：「無論龍神或魔王，均擁有分裂和再生的力量，龍神分裂後變成一陰一陽，也是女媧和伏羲。而女媧憑藉後世稱之為『五色石』的奇異能量，將魔王轟回原來的宇宙，或者所謂的異次元宇宙去，再封補了來往兩個宇宙間的通道，於是魔王再不能回來，但問題是他留下了被斬斷的持刀左手。

龍神分裂後的女媧和伏羲揀選了一顆星球，與之結合，於是這星球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生命，最後進化成人類，而女媧因耗盡了能量，只能藉身體的分裂變成生命，而自己便再不能成為獨立的個體，而伏羲則不斷輪迴，不斷為人類的前途奮戰，與魔王留下的左手鬥爭，只要那左手蓄得足夠的能量，便能破開宇宙，讓另一宇宙的魔王回來。」

小活佛道：「魔王的左手在那裏？」

龍飛道：「魔王的左手第一次出現是蚩尤，但卻給伏羲轉世成的黃帝五馬分屍，可惜魔王分裂再生的能力並沒有失去，雖然能量損失嚴重，但蚩尤身體每一個部份，包括頭、四肢、身體，都化成歷史上不同的魔頭，肆虐人間，可是每次輪迴，都令他們失去一點記憶，以至乎他們間也不知誰是來自左手的魔物。」

小活佛道：「他們現在的情形怎樣？」

終於問到最關鍵性的問題。

# 第十一章 正邪對決

麗嘉的美目在黑漆的梯階閃著奇異的光芒。

石階下是另一條地道，盡處是一道大鐵門，門旁亮著了兩盞紅燈，詭異難言。

鐵門上有個大鐵鎖，麗嘉伸手拉扯了幾下，鐵鎖撞著鐵門，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響，在地下通道鳴叫迴響。

麗嘉感到一陣軟弱，無力跪坐地上，望著大鐵門。

裏面會是甚麼？她不知道，但卻知道叫喚她的聲音是來自門內。

「噔噔噔！」

大門鎖搖晃起來。

這奇異的怪事落在麗嘉的眼裏，卻一點也引不起她的驚奇，她像是知道這會發生，緩緩站了起來。

「啪」！

門鎖斷開掉下。

大門像給一對無形的手推著，向內掩了進去。

門內赫然是囚困魔刀的地殿，殿壁亮著了與殿門旁同款式的一排紅燈，將地殿沐浴在令人恐怖的紅光裏。

麗嘉像失去了魂魄的軀殼，茫然步入地殿，通過往壇城核心的走道，來至大日如來像下，眼光望向大日如來像手中托著的水晶罩子，和內裏的魔刀。

一看見魔刀，她的眼光再也移不開。

魔刀顫動起來，發出一下接一下清響。

麗嘉感到燥熱在心中膨湃著，一股強烈的渴望湧流全身每一條神經。

她要將魔刀拿在手中。

※※※

龍飛沉吟半晌，道：「魔王的左手變成蚩尤時，拇指變成頭顱，食指是右腳，中指是左腳，無名指是右手，尾指是左手，掌心變成蚩尤的身體。所以當五馬分屍時，頭、四肢和裂跌的身體殘餘共變成六個魔頭，但無論怎樣輪迴，他們的身體都有一個胎印，就是左手相應的手指有一道繞指而過的紅線……」

龍飛臉色忽地刷白，他想到一個很可怖的可能性。

眾人愕然望向他。

小活佛道：「甚麼事？」

※※※

麗嘉伸手拿著壓在水晶罩上的羊皮血符，內心翻起滔天巨浪。

魔刀在罩內動得更厲害了，鼓舞歡欣。

一個龐大的聲音在麗嘉的心靈內叫著：「揭開它！揭開它！」

另一些影像在心中閃過，是蘭修女和龍飛，他們都在懇求她不要這樣做，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愛，而不是仇恨。

麗嘉尖叫一聲，一把揭下了血符，小活佛拚卻十世修行施下的血符。

※※※

同一時間活佛慘叫一聲，整個人拋跌向後，在空中已噴出了一口鮮血。

眾人駭然大震。

龍飛撲上前去。

小活佛臉如金紙，沙啞著聲音叫道：「快！到地殿去，有人揭開了血符。」

※※※

麗嘉不斷將貼在罩上的歷代符咒揭起撕下，魔刀動得更厲害了。

「轟」！

水晶罩子爆成一天碎粉。

魔刀發出萬道紅光，緩緩昇起。

麗嘉如被催眠，跪了下來，脫下左手尾指的戒指，露出血線胎印。

她一對清澈的美目，如今卻被血光代替。

※※※

「蓬」！

木蓋子彈上半空，炸成碎粉。

武則天昇了起來，兩眼變成血紅，接著緩緩移向大日如來宮。

在木箱旁武夫等四魔的眼睛也轉成閃閃紅芒，追著武則天而去。

魔王的左手終於復合，沒有人可以估測到會發生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

眾喇嘛一齊用力，要將殿門推開，但卻似乎有股相反的力量，將門頂住。

龍飛排開眾人，來至門前。

連上智等也加進推門的大隊裏。

殿門一寸寸地移開。

「呼」！狂風捲進，將眾喇嘛吹得衣衫獵獵，眼目難睜，燭火熄滅。

風沙夾在狂風中打來，使人呼吸不暢。

有人駭然叫道：「發生了甚麼事？」

殿門在千辛萬苦下，露出了可容人過的空隙。

龍飛一個閃身出去。

「轟」！驚人的狂風將門再次閤上。

龍飛逆著捲人欲去、狂無定向的暴風，往中殿擠去。

「砰」！

一幅大橫匾受不住風，掉了下來，在龍飛左側炸成碎片。

天上烏雲密佈。

龍飛歷盡艱辛，終於來至中殿。

通往地殿的地道毫無保留地開著。

龍飛撲進地道，搶入地殿，才進殿門，立時止住身形。

眼前的情景令他的心直往下沉，他已再無選擇，就像千萬年前，龍神對著魔王時的別無選擇。

這是注定了的生死決鬥。

若他勝了，人類便可繼續在這宇宙生存下去，反之就是滅絕的厄運。

卓立殿心是六個人，武夫、金指三、黑煞、武則天、木深和他至愛的麗嘉。

他們的眼是深不見底的血紅，魔刀握在麗嘉的手裏，十二道紅光集中在他身上，那是無窮世也不能解的血仇。

「轟」！

魔刀爆起一朵血雲，將六人籠罩在內，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血雲旋動起來。

先是麗嘉隨著魔刀轉動起來，跟著其他五魔也一齊轉動起來，速度快至肉眼已看不到他們原來的身形，只像六股旋風在隨著血雲旋轉。

一股強大的壓力迫向站在殿門的龍飛，令他口鼻難以呼吸。

狂風捲舞狂飆。

龍飛衣衫給壓貼身體，隨風向不同方向顫動。

龍飛低吟一聲，左右手拇指作半圓狀，慢慢閤起來。

血雲中的五股旋風逐漸融合，變成一整團大旋風，血雲開始被吸進旋風裏，魔王的左手開始結合和演化的過程。

空氣中充斥著尖嘯，龐大的能量在交換流動激擦。

龍飛的左右手間閃爍著刺目的激電，像一道道閃電在紅光裏別樹一幟。

「蓬隆」！「啪喇」！

在殿心頂天立地的大日如來像，像抵受不住驚人的壓力，不斷碎裂，一塊塊石碎掉到地上，發出混亂之極的聲響。

殿壁的表面碎粉般剝落，被狂風一捲，一時間塵土滿天，旋風夾著碎塊石粉，轉舞狂飛。

紅雲和六股旋風終於變成一股單獨的紅旋，在紅旋中隱約可見一隻黑色的大手，提著魔刀，張牙舞爪的若現若沒。

龍飛左右手的兩半終於合在一起。

分裂了的龍神再次化而為一。

四道火光分從大地的東南西北延伸往龍飛的腳下。

光龍繞體而上。

女媧應召而來，為人類的命運作最後一戰。

新的硬甲從衣服皮膚以驚人的速度茁長出來。

另一面的紅旋亦開始露出人的形態。

碩大的頭顱，渾身有若鱷魚甲的身體，粗壯若大樹的四肢，逐漸成形。

每一下擴展和成形，都會發出轟雷的悶響，就像敲響著戰鼓。

龍飛長嘯一聲，轉化為龍神的過程完畢，龐大的能量在體內激湧，不過他知道能量是有限的，他一定要在那到來之前毀掉眼前這魔王左手化成的異物。

前生的回憶使他認得眼前異物，他們並非第一次交手，在數千年前他們已作了生死決戰，那次他是勝利者，所以將魔王的回來推遲了數千年。

那時龍飛是黃帝。

魔手是蚩尤。

「呵」！

蚩尤仰天梟叫，手中魔刀在空中轉了一圈，一股狂風刮起。

「嘩啦嘩啦」！

大日如來像的殘體不堪摧殘，整個掉了下來，當壓往蚩尤時，驀地爆成一天碎粉，加入旋風的舞動，大殿裏視野不清，睜目如盲。

龍神長嘯一聲，箭矢般往蚩尤衝去。

蚩尤小燈籠般大的一對巨目探射燈般射出兩道紅芒，照在龍神的臉上，手中魔刀一揮，掃向龍神的頸側。

這對生死大敵，終於對上了手。

「劈啦」！能量在激濺著。

龍神手掌撮合成刀，硬劈在魔刀鋒上。

「鏗鏘」！

一下金屬交撞的轟鳴，龍神整個人在空中翻了一個身，回到原先站立的地方，魔手化成的蚩尤向後踉蹌退了幾步，才站定身形。

旋風倏地消去。

滿天木屑石塵緩緩降下，冰雪般飄往地上。

地殿由至混亂嘈吵的場面，變為死般的寂靜和沒有動態。

蚩尤眼中紅光，與龍神眼中射出的青電，交鎖在一道。

龍神心中昇起一股明悟，明白到他與魔王鬥爭的遠因和根源。

龍神是創生和創造的生物，而魔王卻是破壞和毀滅的凶靈。

打一開始他們便勢難兩立。

高達十五呎的蚩尤左腳提高踏前。

「轟」！

整個地殿晃動了一下。

「轟」！

第二步。

蚩尤口中發出嚎叫，手中魔刀一揮，一道電光越過地殿的虛空，劈往龍神。

龍神雙手一架，電光給擋在身外。

「蓬」！

爆炸起來。

電光激射往殿壁，牆上的浮雕石像崩裂碎倒。

「蓬」！

第二道電光從魔刀擊至。

龍神再擋一下，身形踉蹌後退。

這復生的蚩尤，比之昔年威力強大了數倍。

龍神知道再不能如此被動，一旋身，背後披風飄前，剛好擋著第三道擊電。

「蓬」！

電光反射回去，正中蚩尤的胸前。

蚩尤狂嘶一聲，踉蹌倒退，轟的一聲，撞在殿壁，石粉激飛，整個地殿搖震欲墮。

龍神一聲尖嘯，在氣機牽引下，迅速移前，兩手撮指成刀，一刺一劈，向蚩尤攻去。

蚩尤狂吼一聲，魔刀上下閃動，堪堪擋住龍神排山倒海的攻勢，他的背脊和石壁磨擦，每一下都弄得砂石脫落，若非洞壁是厚重的花崗岩石，又受地底的泥土化去壓力，早已整幅坍塌下來。

每當手刀碰上魔刀，都會發出鏗鏘的金屬撞擊聲，就像龍神的手已變成真正的鋒刃。

電花激芒在交擊中激濺彈射，千百道電光鐳射在地殿裏織成絢麗無匹的圖案。

龍神每一手刀揮出，或刺或劈，或掃或擋，都生出一種慘厲之極的氣魄，雖是兩人交戰，卻若千軍萬馬對仗沙場，使人血脈沸騰。

這時龍神剛好將蚩尤的魔刀蕩開，蚩尤胸前空門大開，龍神厲叱一聲，右手閃電般刺去，眼看得手，忽地全身掠過一陣劇痛。

這是能量用盡的先兆。

女媧的力量雖大，但注進龍飛身體的能量卻是有限，在這般毫無轉圜的消耗下，他的力量接近油盡燈枯。

龍神身形不由一滯，此消彼長，蚩尤的魔刀已回掃而至。

龍神無奈下放棄主攻的優勢，猛然抽身退後，回到早先殿門前的原處。

蚩尤並不追趕，只是緩緩舉起魔刀，兩眼射出血般紅芒。

龍神守心懾神，他知道蚩尤將施展全力的一擊。

蚩尤手中魔刀逐漸高起過臉，舉往頭頂。

一股股氣流在地殿虛廣的空間裏盤旋，龍神感到強大的氣壓，隨著蚩尤這一刀四方八面向自己壓來，連動也動不了，換言之，除了硬接蚩尤這一刀外，再無他法。

蚩尤左手執刀，緩緩提昇，彷彿那刀重逾萬斤。

氣流更厚更急了，對龍神的壓力不斷增強。

一聲厲嘯自蚩尤口中響起，眼中光芒一閃，魔刀似由九天之外疾劈而下，向龍神當頭劈至，同時間蚩尤急步奔前，每一步也像轟雷般令地殿顫動。

龍神雙手架成十字，準備硬擋蚩尤這無堅不摧的一刀。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一個念頭閃電般掠過龍神的腦際。

他真的明白了。

在人類出現前那超宇宙的大決戰裏，龍神並不是給魔王破開成兩半，而是蓄意分裂。只有分裂時所釋放的能量精華「五色石」，才能將魔王轟回原先的宇宙去，同時封補了貫通宇宙和宇宙間的通道。亦只有分裂所釋放的能量，才能抵擋魔王那必殺的一刀。

龍神分裂後立即引起一連串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就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化生出各種生命。

可是現在他龍飛變成的龍神能量已有限，即管分裂開來也不可能有足夠的能量去化解這一刀。

這必殺的一刀，這在昔日也不能抵擋的一刀。

若讓這一刀劈中龍神，女媧和伏羲轉生的龍飛將會灰飛煙滅，而他們元神毀去時釋出的能量，加上魔刀的力量，將能破開時空，造成貫通宇宙的通道，讓魔王回來。

人類將陷進無可抗拒的厄運。

這些念頭閃電般掠過龍神心頭，他已有了決定。

驀地裏壓力全消，氣流被魔刀吸納。

魔刀渾體發出紅光，照得地殿血紅一片。

當頭劈下。

龍神厲嘯一聲，做了個不啻自殺的動作，放下了高架的雙手。

四道雷火從龍飛腳下向外延伸開去，剎那間龍飛身上鱗甲空氣般溶解。

龍神變回龍飛，站在猙獰威猛，持刀下劈的蚩尤前。

這一刀雖可幹掉龍飛，卻不能傷害女媧，亦不會釋出足夠的能量去破開宇宙間的通道。

不過龍飛卻是死定了。

魔刀劈下。

龍飛昂然就死，心中一片安詳。

魔刀劈至離他頭上六呎。

五呎。

四呎。

魔刀驀地定止，就像電影裏的凝鏡。

蚩尤兩眼射出古怪的光芒，愕然望向左手的魔刀，兩腳欲要衝前，左手硬是不動。

這情景非常奇怪，蚩尤渾身上下都在暴跳如雷，剩是左手不聽指揮。淚水從龍飛眼角瀉下。

他明白了。

麗嘉變成了蚩尤的左手不想殺他。

她對龍神恨之刺骨，但對龍飛卻只有愛。

這是破天荒的愛恨交集。

蚩尤暴喝一聲，沒有持刀的右手一拳向龍飛照臉打來。

龍飛暗嘆一聲，自知必死。

刀光一閃。

蚩尤慘叫一聲，踉蹌退後。

原來左手的刀，竟硬生生將右手斬斷下來。

右手在地上滾動，仍向龍飛爬來，爬至兩呎許處，驀地化回人形，只見武則天一身鮮血，軟躺身前。

「吼」！

蚩尤一口咬在自己持刀的左臂上，鮮血濺射。

龍飛熱血上湧，狂叫「麗嘉」，搶上前去。

蚩尤左手掉轉刀頭，閃電般反刺入自己心窩裏。

「呀……」

另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來自蚩尤口中。

一團紅光爆起，蚩尤積木般碎下，變成在地上滾動的武夫、木深、黑煞、金指三和麗嘉。

在紅光中魔刀沖天而起，「轟」！一聲撞破殿頂，直飛而上，轉眼不見。

龍飛撲前，一把將麗嘉摟在懷裏。

麗嘉氣若柔絲道：「看！天是多美麗。」

龍飛順著她眼光望向上，在魔刀破開的殿頂可見白雲飄舞，適才的烏雲狂風，已無影無蹤。

當他低頭再看時，麗嘉已玉殞香消，一股悲憤狂湧上來。

木深、武夫、黑煞、金指三和武則天躺在地上均已氣絕，魔刀的能量，令他們元神俱滅。

可是魔刀卻逃遁了。

地殿外人聲傳來，喇嘛蜂湧而入。

龍飛將臉貼在麗嘉冰冷的臉上，知道她死亡在他心靈造成的傷痕，即管千百世後也不能縫補。

（全書完）